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第十五

官制一

平章軍國事

平章軍國事開禧元年初置以命韓侂胄國朝舊相特
命平章軍國事者凡四人天禧初王文正公以首相告
老拜太尉兼侍中五日一朝遇軍國大事不以時入參
決公懇辭不拜慶曆初呂文靖公亦以首相求罷拜司
空平章軍國重事公卒辭之元祐初文忠烈公有太師
落致仕除平章軍國重事未幾呂正獻公以右揆求去
亦除司空同平章軍國事潞公五日一朝申公兩日一

朝非朝日不至都堂蓋祖宗所以優待元勳重德之意非他相比也王呂二公所平章重事之目不可得而考潞公所謂重事則大典禮大刑政及進退侍從管軍三京尹三路帥臣以上乃與聞之比申公去重字則政事無所不關第省其常程細務而已及侂胄將拜平章儀曹蕭景伯討論典禮乃請三日一朝因致都堂議事大率皆用申公故事而損益焉其後邊事起又命一日一朝尚書省印亦納于其第宰相僅比參知政事不復知印矣始事禮官議廣左丞相府以為侂胄第又議仍給節度使俸侂胄引義控辭有詔褒納而止蓋侂胄繫

銜比申公省同字則其體尤尊比潞公省董字則其所與者廣此當時討論之本意

參知政事併除三員

參知政事自乾德以來止除二員或一員而已嘉泰三年春謝子肅初免相許深甫入參知政事既命陳允文一作勉以樞長兼權俄又除韓起嵩韓一作表蓋三員也時朝廷未置相故勉之以員外兼此亦國朝所未有嘉定初又命雷季仲婁彥文一作發樓大防並參知一作亦遂為

故事

權提舉編修玉牒

權提舉編修玉牒者自乾道元年錢處和始故事玉牒以首相領之紹興十六年初復玉牒所欲重其事既以秦會之提舉十四年五月又命執政程元籲同兼非常制也自後相府闕則以首參兼仍帶權字淳熙十五年五月王丞相去位周益公以右揆兼領時勅令所纔罷而首參留仲至無兼局益公奏乞以仲至權提舉玉牒許之宰相在位而執政權領寶牒自此始

權監修國史

權監修國史亦自錢處和始時當隆興二年十二月湯進之去位陳長卿未至故以執政官領之其後曾欽道

鄭仲一姚令則葉夢錫龔實之李秀叔范致能趙溫叔皆用此例淳熙五年十一月溫叔為右丞相陞兼提舉國史院錢景魏代為監修國史內批不帶權字景魏免贖有曰丞疑兼領止加丞攝之名忽冒直除葺聞近比周益公在翰林當為答記援故事乞仍帶權字許之蓋一時直筆者偶失契勘故景魏以為疑自後率帶權字

權提舉國史院

權提舉國史院自乾道元年三月虞并父始時以缺相故與錢處和分領兩史院其後魏南老李秀叔施聖與皆以執政官兼權闡相故也南老遇入相落權字秀叔

聖與皆以命相免兼蓋監修國史者指日曆也提舉國史院者指正史也紹興中秦會之以監修國史兼提舉六年五月並命沈守約方侯元忠二相始分領焉始時左相領日曆右相領史院若止命一相則參知政事權提舉國史如有年乾道九年十月魯欽道以右揆提舉國史院而鄭仲一以參改權監修國史日曆蓋循例以史院命相而非以史院為重自是並置二相則復舊制以監修國史命首相止置一相則宰相領史院所謂監修國史者以首參權領焉迄今遂為永制

權提舉實錄院

權提舉實錄院者自乾道二年十二月魏南老始其後李秀叔亦為之皆以無相故也紹興以後置二相則右相仍領實錄院無次輔則以執政官權

庶官除同修國史

同修國史故事未有以庶官為之者隆興初胡邦衡以起居郎兼權中書舍人始特命焉乾道二年冬洪景盧亦以起居舍人兼同修蓋用此例四年九月胡長文自右司除起居舍人明年有旨陞帶長文引故事力辭乃命兼編修如舊自趙溫叔以後修注官無復兼同修者矣

權同修國史權實錄院同修撰

權同修國史權實錄院同修撰自淳熙三年正月李文簡始故事修史修撰皆從官為之惟胡邦衡嘗以起居郎兼同修撰後無繼者及是文簡再還朝為秘書監上欲付以史事故特命焉後兩月遷禮部侍郎遂落權字嘉泰後陸務觀李季章皆踵為之近制修撰同修撰通止四員檢討官六員嘉定二年十二月曾君錫自起居郎兼檢討官除權侍郎當陞帶而員數已溢乃降旨權以檢討官繫銜俟有缺日陞帶從官為史討自此始

翰林權直學士院權直

翰林權直學士院權直皆自崔大雅敦詩始故事直院必以待從若左史右為之其間沈虛中以少司成莫子

濟王經伯王季海以宗正太常少卿兼權直院蓋殊命也乾道元年十二月孝宗初命大雅以秘書省正字

兼翰林權直踰年以憂去淳熙五年九月復召為樞密

院編修官始議以翰林乃書藝應奉者所居非專指詞

臣也遂改學士院權直自是葛楚輔一作甫趙大本熊子

復皆以學士院權直為名十六年正月倪正甫始復兼

翰林權直紹熙後或稱學士院或稱翰林蓋不常云

直舍人院

直舍人院 祖宗時有之官制行以中書舍人為宰相
屬官號後省故以他官兼攝者但謂之權舍人而已嘉
泰四年李季章以宗正少卿權中書舍人而中字犯祖
諱季章辭有旨除外移外權以直舍人院繫銜季章乃
受命不知舍人院廢已久蓋大臣失于討論也

侍立修注官

侍立修注官者自羅春伯始 祖宗時以起居舍人寄
祿而更命他官領其事謂之同修起居注官制行復為
郎舍人淳熙十五年十月春伯自戶部員外郎除右史
避曾祖諱乃以為太常少卿兼侍立修注官其後兩史

或闕則降旨以某人權侍立官蓋自此始

庶官兼侍講

侍講自去學士後秩止正七品然率以侍從官兼之紹
興五年閏二月范元長以宗卿朱子發以秘少並兼蓋
殊命也乾道六年十一月張敬夫始復以吏部員外郎
兼侍講蓋中興後庶官兼侍講者惟此三人若紹興二
十五年十月張扶以祭酒隆興二年八月王宣子以檢
正乾道七年九月林景度以宗卿入經筵亦兼侍講者
蓋扶本以言路兼說書就陞其秩宣子時攝版曹景度
當為右史且有敬夫舊例故稍優之皆有以也近歲陳

正仲朱仲文以諫官兼侍講後遷少常因而不去蓋用胡邦衡例其餘庶寮無復兼者矣

祖宗時臺諫不兼經筵

祖宗時臺諫例不兼講讀蓋以宰執間侍經席避嫌也

神宗用呂正獻亦止命時赴講筵去學士職中興後王

尚書賓為御史中丞建請復開經筵遂命兼侍講自後

十五年間繼之者惟王唐公徐師川二人皆上意也紹

興十二年春万侯中丞高羅諫議檝並兼講讀蓋秦楚

林一作是時已兼說書便于傳導自後伯陽繼之每除

言路必兼經筵矣檜死遂罷兼自二十五年十月至三十二年臺丞諫長兼經

筵止慶元後臺丞諫長洎一作是副端正言司諫以上無不預

經筵者未及兼者惟張伯子李景和二人云

非臺丞諫長而兼侍講

正言兼說書自巫端明及始副端兼說書自余端明堯

弼始察一作官兼說書自陳少卿夔始紹興二十五年

春董使一作院德元王正言珉並兼侍講非臺丞諫長

而以待講為稱又自此始其後猶或兼說書臺官自尹

穡隆興二諫官自詹元宗乾道九年後並以待講為稱

不復兼說書矣

修注官以史院易經筵非故典

自朱子發後修注官以史院兼侍講嘉泰二年八月林伯玉自殿中侍御史兼侍講除起居郎其年閏十二月

鄧伯允自右正言兼侍講除起居舍人伯玉改兼領刑

侍作領權伯允改兼史編實討非故典也開禧元年八月

妻彥開自言路徙奉常兼權中書舍人亦以史院易經

廷遂為史例史一作定三年十月朱仲文自司諫改奉常兼

講如故意者以其兼權史侍故也十一月王簡卿去諫

院為左史仍兼崇政殿說書言者猶以為不可罷之嘉

定元年春黃伯庸自右正言兼侍講除起居舍人兼如

舊合故典矣自渡江後惟王樞密倫以右史兼說書其它無此比也

博士正字兼說書

崇政殿說書渡江後自尹彥明始彥明初以秘書郎兼

之後多以命卿監察官中間王龜齡范致能王與正皆

以郎官兼亦殊命也若紹興中陳少南以博士乾道末

崔大雅以正字並兼說書此則國朝所未有

非科目而侍講讀者或濫吹

中興後非科目進身而侍講讀者自徐師川始其後陳

幾叟蘓仲虎孫太冲尹少稷王能甫姚令則蘇季真繼

之議者亦謂不無濫吹若錢處和伯同父子則第以為

前執政兼官非諸人比耳

太常除卿

太常卿正四品自元豐改官制後虛而不除嘉泰三年十一月陳正仲自江西提刑赴召除太常卿告謝日賜三品服非常制也不數日改權兵部侍郎疑大臣失于討論欲亟遷之耳

館閣校理

館閣校理未改官制前有之嘉定初留舍人元剛召試除秘書省正字元剛仲至之孫也以祖諱辭乃命權以館閣校理繫銜此亦元豐以來所未有

宰相兼東宮三少

東宮三少在祖宗時為散秩前宰相及執政官告老者例得之仁宗在春宮李文定公以參知政事兼賓客及陞相位遂進兼少傅此宰相兼宮僚之所從始也

天禧末皇太子同聽政乃以首相丁謂之兼少師樞使曹利用兼少保而參樞諸人並兼賓客自後神宗

欽宗孝宗光宗在東宮皆不復置開禧三年十二月韓侂胄既誅史同知自詹事入樞府乃進兼賓客已

而太子侍立遂以錢丞相兼太子少傅明年並置二相左相改兼少師右相改兼少傅未幾右

相丁內艱左相亦去位又明年右明起復遂進兼少師

馬

東宮講官

東宮講官者舊無有嘉定己巳春侍講徐文子少卿接
伴北使乃命館職劉仲則特暫兼權仲則名槩莆田人
時為著作郎

太子舍人

太子舍人渡江以前有之紹興乾道間皆不置嘉定初
始正除王舍人元寶後以館職任伯起兼之慶元令太
子舍人與中書舍人皆從七品而中舍人又在舍人之
上然故事亦未嘗除

皇太子宮小學教授

皇太子宮小學教授舊無有紹興三十年孝宗為建

王王龜齡以校書郎兼小學教授時光宗與莊文太

子魏惠憲王皆就傅故也淳熙七年今上為英國公

年十三未就傅其年正月大理正王尚之面對乞依故

事擇儒臣為東宮小學教授遂命楊嗣勳兼之上命宰

其人趙丞相言楊輔儒雅蘊藉操守甚正遂命之繼之者劉德修也

資善堂翊善贊讀

資善堂翊善贊讀紹興六年五月初置以命朱子開范
元長時孝宗以建國公就傅故也其後孝宗出閣

就第而信王幼亦命廷臣踵為之開禧元年七月皇子初封榮王命程少逸左史兼贊讀少逸以祖諱辭乃命軍器監趙子中兼領其不稱王府而以資善入銜蓋以未出閣之故子中江陰人名夢極嘉定初卒于給事中

資善堂直講

資善堂直講紹興中無有開禧元年七月初置以命鄒景初皇子之未王也景初以著作郎兼小學教授故就用之

資善堂小學教授

資善堂小學教授舊無有慶元六年四月始創以命蕭用博景伯時東宮纔封衛國公未正名故也舊制資善堂稱翊善若皇孫則為皇太子宮小學教授至是參用之景伯名達新喻人父燧淳熙中執政景伯淳熙十四年廷試第四入慶元四年冬除太學博士明年遷國子又明年春兼實錄院檢討官遂為學官之選數月除秘書即不數年累遷至禮部尚書云

資善堂說書

資善堂說書者開禧元年七月初置以命張聲之聲道時太子初就傅李伯珍諫議建請增置講官用嘉祐故事以說書為名從之然嘉祐間英宗止除防禦使故宮

僚以皇子位伴讀說書為稱自紹興初已置資善堂翊善贊讀其後王府又置直講官屬之名甚備至是乃沿襲故名蓋伯珍失于討論也

皇子位說書

皇子位說書紹興三十二年八月置以命吏部員外郎何備司封員外郎陳良祐光祿寺丞唐堯封蓋時莊文太子魏惠憲王光宗皇帝皆以正任奉朝請用嘉祐典故也九月三皇子皆封王乃置直講贊讀如舊制

王府翊善

王府翊善國初以來有之品秩亦不甚崇今慶元令為

從七品雜壓在翰林良醫之下蓋庶官也孝宗初就傅范元長以待制兼資善堂翊善自是率以從官為之其後親王府不復除第以朝士兼贊讀直講而已淳熙末今上在嘉邸留丞相始薦用黃文叔自秘書郎除翊善不為兼官非常制也其後文叔遷起居舍人歷中書舍人給事中皆兼翊善是以從官下兼七品之職矣紹熙四年夏文叔坐論鄭侍郎汝諧事真拜兵部侍郎去翊善文叔辭不拜王為之請後月餘改寶謨閣待制仍兼翊善蓋始終六年云

王府記室參軍

諸王府記室參軍靖康以前並置或以朝臣兼領係第一任知州者得理提刑資序渡江後不除乾道初魏王典藩始並除二員叙位在諸州通判之上後用耿子直申明並同職事官序位在正字之下今慶元令親王府記室從八品在供奉官之下兩使職官之上然魏王府所用率以望人為之非通判職官之比矣凡記室長史司馬皆以三一作年為任乾道七年二月已巳降旨

吳王益王府教授

吳益王府教授在紹興初謂之親賢宅講書從舊制也十二年改為府教授命館職二員兼之尋又併為一員

所教親賢宅南班宗子也三日一上講月給湯茶錢十緡舊醪本府宗子料錢充之淳熙中劉德修為教授辭不取孝宗聞其事遂命戶部給馬

宗學博士

宗子博士舊諸王宮大小學教授也至道元年太宗將為皇姪等置師傅執政謂環衛之官非親王比當有降乃以教授為名咸平初遂命諸王府官分兼南北宅教授南宮者太祖太宗諸王之子孫處之所謂睦親宅也北宮者魏悼王子孫處之所謂廣親宅也二宅教授初止六員治平初以宗室浸盛有詔三十以上

增置講書四員十四以下別置小學教授十二員以分
教之崇寧初以宮宅相去遠乃令各官置大小二學增
教授二員不置講書五年又改稱某王宮宗子博士位
國子博士上靖康之亂宗學遂廢紹興四年始復置諸
王宮大小學教授二員隆興省官旋減其一自是月朔
止一士講所教惟南班宗室十餘人往華皓一作華魄每
教授初除及朔望則赴堂一揖而退嘉定九年十二月
始復置宗學改教授為博士又置宗學諭一員並隸宗
正寺博士在太常博士之下諭在國子正之上俸給人
從賞典依國子博士及正體例于是宗室疏遠者皆得

就學而彬可觀矣

續有旨復存諸王宮大小學教授一員

提舉太史局

提舉太史局紹興五年初置以命權戶部侍郎薛象先
蓋祖宗時有提舉司天監如司馬公錢彥遠沈存中
王和父輩皆嘗為之趙子直秉政用此故事其後言者
指摘之蓋勿深考耳

國用司參計官

國用司參計官者開禧二年置始乾道間孝宗嘗命
輔臣兼制國用然無官屬但于三省戶房置國用司而
已侂冑將用兵既復故事始以侍從一員兼參計官卿

監一員兼同參計官募人陳遺利又索諸路諸司州縣
歲賬而取其餘非乾道設官之意矣然是時四川州縣
諸司皆不以實報惟江浙諸州頗遭掇取之害侂冑誅
亦廢

提領拘催安邊錢物所

拘催安邊錢物所者嘉定元年置時甫廢國用司而侂
冑及諸閹省吏之家貲財皆已簿錄黃伯庸疇若為殿
中侍御史請創此名遂命與戶部侍郎沈信叔詵同領
其事即御史臺置局又以宰屬一員同領仍許伯庸不
拘堂制到堂伯庸等請卿監一員提領安邊庫朝士二

員為拘催官仍揭榜募人言拘催事許之其後會其入
歲得七十萬緡專充北虜所增歲幣其田宅契券皆藏
之御史臺庫命臺官一員典領局罷伯庸以下皆進官
有差

六院官入雜壓

六院官入雜壓事甲記已具淳熙四年既削去近歲乃
復舉行其班在五寺主簿之下太學博士之上六院官
通計十二人皆得轉對但不入品耳然六院本以為邑

有政績者為之故例為察官之選登聞檢古院監官各

院官各一員諸軍諸司審計司幹辦官各二員
官告院主管官二員都進奏院監官二員

四提轄

四提轄謂權貨務都茶場雜買務雜買場文思院左藏東西庫是也權貨務場掌醴茗香礬鈔引之政令紹興初沿宣和舊例置提領官率以故省吏為之後乃改用士人行在建康鎮江三務場歲入凡二千四百萬緡建康一千二百萬行在八百萬鎮江四百萬皆以都司提領不係戶部之經費而在建康鎮江者分屬總領所焉開禧末以總所侵用儲積錢始令徑隸提領官不屬總所買務賣場蓋唐官一作市之遺制近制凡官禁月料朝省紙劄文思院之製造和劑局之修合皆所取給焉至若在帑封樁之幣

余影

余編估打套則賣場掌之紹興六年始置提轄官總其事文思院掌金銀犀玉工巧之制綵繪裝鈿之飾若輿輦法物器物之用監官分上下兩界而轄官兼總之左藏東庫以儲幣帛純紬之屬其歲入率百四十萬端西庫以儲金銀泉券絲纊之屬其泉券歲入率二千萬緡官禁百司禁旅三衙祿賜皆取給焉監官凡五人分帑而治轄官一人紹興間擇丞若簿之隸于計曹者兼領之乾道七年四月始專置先是四轄官外補則為州內遷則寺監丞簿亦有徑為雜監司或入三館者乾隆八年月權貨王裡除福建市舶左藏王揖除九路鑄錢淳熙七年三月熊子復自文思除校書郎近歲望

官制一

稍輕往、更遷六院官或出為添倅非曩日之比矣

三省監門官

三省樞密院監門官舊以小使臣為之嘉定六年九月
諫官鄭景紹言部門以京朝官則省門事體尤重遂亦
命京朝官曾經作縣通判資序人為之

六部監門官

六部監門官紹興二年初置秩比寺監丞郎官有缺得
兼之內遷則為寺監丞或權郎外除至有為諸路總領
者紹興十年呂郎中希常二十四年蘓寺丞振是也乾
道後補外正一作為州內遷止為寺監簿紹熙後又有

為添倅者其遷滋益輕陳勉之與王誠之給事有舊誠

名信鹿水人選用其子駒麟為之二人皆小京官監當駒以

言者論其資淺已之比勉之南遷麟亦罷去

六部架閣官

六部架閣官者崇寧間始置迄宣和再置再省紹興三
年立六部架閣庫十五年復置官四人舊制成案留部
二年然後昇而藏之又八年則委之金耀門文書庫今
金耀無復曩司則悉藏之架閣矣主管官號掌故擇選
人有時望者為之例為編則舉官之選近歲滋益輕至
有待次累年者朝廷患之嘉泰末有旨非闕官不除有

選人家閩中其父與陳勉之有舊至是入都見勉之求
為掌故勉之對衆厲聲曰外間豈不知近有見缺方除
此何可得衆為之踟躕後旬日竟除掌故或疑其由徑
而得者問之徐曰丞相耳或曰丞相前日之語甚峻何
以回造化耶其人即坐側取一幅書示之乃勉之答書
也略曰珍既享至乎一作昂晃耀老目或問珍既之名曰書
生安得珍玩比所請不遂適從王家肆中見粟金臺蓋
十具重百星以四千緡得而獻之耳聞者歎息而去嘉定
八年七月又置三省樞密院架閣官

宮觀使

宮觀使自真宗時始置以見任宰相領之及王文貞
公罷政始以太尉領玉清昭應宮使此前宰相領宮觀
之所從始也熙寧初富文忠公以使弼一作相領集禧觀
使居洛此宮觀使居外之所從始也渡江後前宰相在
經筵者不以官高卑率為觀使若他官則使相以上乃
得之其居外者必官至三少乃除淳熙中崇憲靖王自
節度使拜使相封郡王中書進擬提舉洞霄宮周文忠
當制引故事宗室使相外居者當得觀使上批如所請
紹熙初趙文定以使相判潼川府乞奉祠乃除醴泉觀
使非舊典也開禧末陳勉之以特進使相不帶入乃亦

除觀使蓋章遙文一作侍郎當制失之翌日李季章進

呈改提舉洞霄宮合故典矣天禧以前崇觀以後宮觀

使之名甚重渡江以後宮觀不復置而觀使有三前宰

相則得醴泉宗戚則得萬壽又其次則得祐神云宣政

間又有提點宮觀官在提舉之下主管之上今省

臨安少尹判官推官

臨安少尹乾道七年五月置用敷文閣直學士晁子正

為之以東宮領尹故也子正既罷沈德文一作姚令則

輩皆以權侍郎繼為之九年五月東宮解尹事復置帥

守如故始制少尹又置判官二員推官三員判官李秀

叔以起居舍人兼劉文潛以國子司業兼推官則正除

金部員外郎陸之望將作少監馬希賢一作朝奉郎錢

由判官依兩省官奉使法推官序位在諸州知州之上

任滿理為知州一任五月十二日初命刑獄公事皆決

于少尹皇太子止就東宮裁決少尹日受民詞白太

子間日率寮屬詣宮稟事惟命官犯罪及餘人流以上

則其事因聽東宮裁酌凡文書應奏者太子繫銜朝省

臺部則少尹以下連申寺監及本路監司並令移牒舊

兩通判職務令第一第二員推官主管倉判職官職務

令第三員推官主管俄有旨少尹比依知府判官比通

判推官比幕職官其統臨職分並照從官條例施行
二日已用太子請也或謂子正所建明錄是與文潛不
已降旨叶而罷明年由除吏部郎中又請以三推官分治三獄

從之九月丁亥降旨

寧國府明州長史司馬

諸王府長史司馬唐有之本朝不置以親王不領事故
也乾道七年二月魏惠憲王出鎮宣城始置寧國府長
史司馬序位依兩省官奉使法淳熙二年十月移四明
亦如之初議長史得治民舉吏如郡守司馬如通判于
是長史沈度請本府公事並經長史決遣畢具名件申

魏王照會長史司馬五日一詣王稟事許之後數月王

言如此則是長史欲處臣于無用之地何以謂之判寧

國府事早望只委長史司馬分治財穀之司依舊令臣

引押吏民詞狀奏可前旨十年四月壬戌後移四明王

又請制置司得自舉吏淳熙二年四月癸亥許之仍免

結朝典云

制置大使

制置大使唐有之本朝不除紹興初始以命廉大光大
光時以前執政帥長沙而大將王瓊先以為制置使故
加大光大字猶祖宗以文臣為制帥之意也其後李

伯紀在江西趙元鎮在浙東呂元直在浙西皆用此例
及大光將入蜀朝廷以吳玠已為宣撫副使乃除大光
成都等路安撫制置大使位宣撫之上大光以憂去位
遂不復除開禧末江淮用兵起正宗卿守金陵留鑰宗
卿嘗以僉樞督視軍馬于是趙淳已為江淮制置乃公
故事命宗卿為江淮制置大使宗卿召以何自然代之
自然始兼江東安撫俄申命兼大使如宗卿例已而罷
四川宣撫又以安子文為制置大使兼知興元朝議以
子文恩數視執政故加大字先是李端友程東老趙溫
叔皆以前宰執知成都止為制置使趙德老得執政恩

例亦然今加大字蓋用自然例也舊例四川制置大
使及制置使結銜皆在知府事上比子文降告其結銜
乃在下亦非典故

庶官結銜稱安撫使

安撫使舊制大中大夫以上或曾歷侍從官者乃得之
若庶官則正稱主管某路安撫司公事隆興中馬舍人
騏自起居舍人兼直學士院淳熙中陳少卿叔達自宗
正少卿兼權給事中補外後馬以中大夫秘閣修撰守
瀘程以集英殿修撰守洪皆不稱安撫使蓋故事也嘉
定二年二月劉德修以中奉大夫右文殿修撰守襄陽

及出告乃正稱安撫使德修嘗為起居郎非侍從不知何故乃爾問其諸子亦莫之知云

十都統制

十都統制者自渡江以前亦有之然未為官稱蓋是時陝西河東北三路皆以武臣之任高有智略者為馬步軍副都總管遇出師征討則加以都統制軍馬之名猶今節制軍馬之類非有司分也建炎初置御營司始以劉鄩王為本司都統制其下分為三軍三一各置統制以諸將張韓等為之苗劉既誅張韓又改為御前左右軍都統制則已不隸御營司矣紹興初御營司罷有旨

諸大將之軍稱神武五軍諸小校兵少者則謂之神武

副軍並隸樞密院俄又以神武乃高歡謚號遂改神武

五軍為行營五護軍韓世忠稱左軍劉光世稱右軍張

浚稱中軍王瓌稱前軍巨師古稱後軍其後右護軍叛

降為齊于是吳玠軍始以右護軍為號四年玠陞宣撫

副司其弟璘為右護軍都統制諸將故與璘等夷者惟

楊政郭浩乃以政為宣撫司都統制屯興元府浩為樞

密院都統制屯金州十一年張韓岳三大將皆罷兵乃

收其所部為御前諸軍而都統制皆以屯駐州名冠軍

額之上獨川陝如故十九年鄭仲亨罷宣撫副使于是

漢沔兩大將次第改為御前諸軍其繫銜則璘稱利州西路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政稱利州東路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浩時已死故金州無都統制但以武臣知州前節制御前軍馬入銜至三十一年王彥始除金房開達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乾道五年王公明入蜀奏乞三都統並依江上諸軍隨駐劄處繫銜庶幾一體其十月有旨從之江上始有京口秣陵武昌三大將紹興末虜將內侵楊和王請置江池二軍劉太尉請置荆渚一軍嘉定初蜀叛既平安觀文又奏分興州十軍為沔利二軍沔州除都統制利州除副都統制自是天下

有十都統矣

荆鄂一軍而正帥在鄂副帥在襄淳熙新旨也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第十五終

乾隆丁亥三月二十八日魏龍生燈下校

丙申九月廿五日午府校官制一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第十六

官制二

乾道正丞相官名本末

虞雍公獨相久。上眷禮極厚。既又以梁叔子靖重欲
 遂相之。而無其端。會易三省官。乃議以僕射之名不正。
 欲采周漢舊制。改為左右丞相。令學士禮官吏官討論。
 時乾道七年十二月辛酉也。先是已有旨令百官依舊
 制服靴。祖宗時百官服靴。徽宗將釋氏。乃易靴為履。以
 示禁胡服之漸。虞公不樂。曰：近已易履為靴。今又易相
 名與北虜奚辨。蓋為金人詳定官制。已改左右僕射為

不祖宗至漸變行注

尚書左丞相故也有司知其意不敢遽上至八年正月
戊寅僅條具歷代宰相官稱申尚書省禁中即聞之翌
日遣中使至學士院問緩故學士周子充以其事奏後
二十日御筆付院云尚書左右僕射可依漢制改作左
右丞相學士院降詔子充草詔以進後二日付外施行
二月乙巳也後五日自上自德壽宮還日已晡召子充
對選德殿上微有酒所袖出御筆云比來一二大臣
同心輔政夙夜匪懈漸草苟且之風以副綜覈之意深
可嘉尚今因除授宜示褒典虞允文可特進左丞相梁
克家可正奉大夫右丞相賜茶畢日已暮矣遂自復道

秉燭歸院辛亥百官集文德殿初謂改易相名耳雖虞
公亦以為然及雙制出在庭愕然先是子充嘗奏並命
二相而遷官或三或四更取聖裁上曰特進一官即
少保所以允文三官議者疑學士有所抑揚而不知
上自有旨也後數月虞并父罷相乃除少保節度使
則知聖意先已定矣是月諫臺官皆坐論張說罷去而
蕭果卿自察院升副端三月甲戌也果卿方以疾在告
後二十日甲午始入謝比對首論前歲浙西夏滂秋旱
江湖淮南歲比不登民多流離今正陽之月天多沉陰
寒氣慘慄是謂常寒側身修行茲其時矣漢災異策免

免三公疑有脫文周益公
集無著果卿墓志

聖訓卷之六

三公 上雖嘉果卿稱職周子充作果卿墓誌云卿所論甚當可謂稱職聖語

而待虞公素厚乃戒果卿毋納副本虞公聞之上章求

去即出北關門待罪家屬亦乘舟之仁和館是日即行

翌日凡再宣押虞公力丐免上許之已而中悔復賜

御札云早來面諭以卿堅辭欲令卿典近藩措置邊防

聞卿有歸蜀之語殊失朕眷倚之意朕今已堅留卿相

位無復固辭以體至懷又翌日再押赴都堂治事于是

御筆除果卿直秘閣湖南提刑其月十一日巳酉也制

畧曰文敏剛方不撓質直而明造膝之詞直犯無隱正

人去國豈朕所欲哉是時李秀叔林景度劉焯文潛時為舍人恐是秀叔行

為國子司業又兼臨安少尹或謂文潛實草是疏以授

果卿故果卿去御史之十九日文潛亦出為江西轉運

判官蓋以此也其年九月虞公復以蘓季真侍御有言

力求去因請任入關之事遂除四川宣撫使焉

大臣去位不除職

國朝大臣自仁宗以後其去位未有不得職名者雖

臺諫交章論列亦必除職補郡而後黜罰之典加焉乾

道初葉子昂魏南夫並相會冬祀大雷于是二人並守

本官罷非常制也淳熙初有詔宰執侍從非有功不除

職其年葉夢錫以言免相遂守通奉大夫知建寧府紹

官制二

熙初王謙仲為樞密使又用何自然章降一官放罷凡此皆非常制

紹興至開禧督撫廢置本末

國朝故事大臣統兵者率稱宣撫使韓子華為首相猶然渡江後諸大將官既高皆為宣撫使使名益輕于是宰相統兵則稱都督自呂元直始也元直始以都督江淮兩浙荆湖軍事為名開府江上過平江而守臣席大光有所關白始覺為右相秦會之所傾會其後軍潰引疾求罷去乃命還朝遙領而孟富文以參知政事權同都督治軍建康久之去權字同都督之名自富文始也

元直富文繼罷朱藏一獨相以元樞趙元鎮有人望忌之乃奏除川陝宣撫處置使元鎮以與吳玠同使名為嫌遂改都督川陝荆襄諸軍事既而張德遠以敗劉玘之功同相乃並兼都督諸路軍馬元鎮尋去位德遠以淮西軍潰而貶併其府罷之德遠先以行府為名往來視師及自上幸建康則督府在內德遠貶元鎮會之復相共議還臨安而兵亦寢矣逮虜亮闚江諸將皆敗始議以左相朱漢章為都督漢章辭乃命葉審言以元樞督視江淮軍馬督視之名自審言始也孝宗即位德遠以樞密使為江南都督注明遠以參知政事為荆襄

督視方城失守明遠得罪德遠併督之符離失律德遠
罷歸而虜又寇江乃以左相湯進之為都督進之憚行
遂命故將楊存中同都督軍馬用富文故事也既而兩
淮皆陷進之益懼乃除存中都督而命王瞻叔以參知
政事為督視瞻叔亦固辭上大怒遂與進之相繼而
罷開禧用兵鄧伯允薛象先以宣撫使抵罪乃外除正
宗卿簽樞督視軍馬宗卿與侂冑不合再閱月而罷張
肖翁以元樞代之不勝任奉祠去數月吳曦反復命李
季章以參知政事督視四川軍馬既而有裂土之議又
罷行自是不復除都督矣

倪正甫鄒景初論皇子不當贈師傅

嘉定元年閏四月皇子薨詔吏部太常寺討論贈官典
故吏部引國朝會要元豐四年鄆王侂政和三年漢王
椿故事贈太師尚書令追封蕭王王上第八子也倪
正父時以禮部尚書兼給事中引治平二年王禹玉等
議皇子以師傅名官于義未安乞止贈尚書令詔從之
余謂吏部太常固失之而正父所奏亦未盡也乾道中
三省官長易以左右丞相則所謂尚書令者蓋無此名
矣乾道二年孝宗少子恪贈淮康軍節度使開府儀
同三司追封邵王此近事且最為得體而議禮者皆不

及之蓋弗深考耳三年十一月皇子王復有維垣之
贈鄒景初給事言子為父師于禮不順然前是諸皇子
或已贈太師矣景初俄以親年求去遂除次對守泉州

云

趙善俊乞文階去左右字

祖宗未改官制前以官寄祿然因唐舊典分別流品甚
詳不相混淆故有出身無出身及進士上三名賢良方
正曾任館閣省府之類遷轉皆不同犯賊及流外納粟
尤不使汙仕流蓋不待分左右也元豐官制行始一之
然猶有一官而分左右者徒以少優進士出身而已至

元祐中遂自金紫光祿大夫至承務郎皆以有出身無

出身分任左右則稍復祖宗之舊而不盡也至犯賊

罪則併去左右二字論者尤以為當然龜山先生與門

人言則謂沮人為善之路其所見蓋遠也紹聖以後以

其出于元祐故復去之紹興初方務行元祐故事左右

字之制亦復行又下逮于選階而流品稍別矣淳熙改

元有趙善俊者建言以為本范純仁偏蔽之論請復省

去從之元年三月蓋時方右武善俊迎合而言非公論

也善俊成王仲營曾孫中進士第時以左朝奉大夫直

龍圖閣知襄陽府入對後十餘日又以前任事特轉一

官及死周洪道為作墓誌備載其事謂自是無裏言蓋薄之云

元豐乾道武臣正任員數多寡

元豐初節度觀察使纔八員防禦團練使刺史共二十員而宗室不與焉乾道初節度觀察使至四十員防禦使至遙郡僅二百員而宗室亦不與焉趙德莊彥端權尚右郎官嘗請裁酌後不行德莊以元年八月建請

建隆至元祐選人改舉主沿革

選人陞改國初無定制建隆二年命翰林學士及文班常參官曾任幕職州縣官者各舉堪為幕職令錄一人

職令用舉主自此始開寶三年四月命翰林學士及文

班昇朝官等各于見任前任藩郡幕職州縣官中舉堪

為昇朝官一人選人用舉主改官自此始乾德二年六月詔侍從卿

監郎官各于京官幕職州縣官內舉堪為通判者一人又在此前今專記舉京朝官事始然自建隆

至淳化二十餘年舉京朝官之勅纔五下固無冗濫之

失也至道二年閏七月有司言諸州闕監當京朝官共

五十餘員乃命左丞李至等八十四人各舉州縣官廉

恪有吏幹者一人景德元年八月以幕職資序人少命

常參官二人共舉州縣官一人充幕職大中祥符三年

正月詔內外所舉幕職州縣官並須經三任六考限考

受薦自此始五年六月詔自今在京常參官二員共舉

幕職州縣官一員充京官者聽舉主用兩員自此始景德

元年八月止天禧元年五月勅兩省五品以上歲許舉

京朝官五人陞朝官許舉三人薦舉限員自此始天聖

十二月詔轉運使發是月用判流內銓呂夷簡言陞朝

官因事降充監當者不得舉官及知縣朝臣不得舉所

統攝處幕職曹官蓋前此內外陞朝官皆得舉京官故

也二年十月中書群臣言舉幕職州縣官充朝官者俟

舉主及五人即以名聞庶懲濫進舉主用五員自此始

三年六月又用監察御史李紘一作該言令轉運使至諸

州通判並舉本部幕職州縣官外餘昇朝官未經通判

以上差遣者不在舉官之限所舉之人須是在任舉主

內但有轉運制置發運提點刑獄勸農使二人便與依

例施行若止一人即更候常參官上人保舉並與磨勘

非通判以上不得舉官非見任屬吏不得受薦及舉主

須用職司皆自此始熙寧初創常平使者得薦吏如提

轉乃罷通判舉官元祐初暫復之俄廢自是薦舉之法

益密而冗濫日甚矣

隆興至淳熙立改官員數

祖宗以來選人改官亦無定額元祐中孫莘老為吏部

侍郎始定歲百員為額後亦不行紹興後多不過九十員少或至五十員二十八年八十八一作人二十五年六十八人三十年七十四人三十二年五十八人捕盜及職事官皆不在數三十二年孝宗登極其年遂至百一十三員言者患之請為之限隆興元年春詔吏部開具三年舉過員數措置立額取旨三月己其夏遂詔以八十員為額內將十員充歷任十二考減舉止一作改官人數如不足並聽闕四月乙未幾中書言今方七月正闕二員若積累數年必多留滯乃詔吏部且依常年放行參照格法裁減薦員開具申省七月戊申降旨于是議者請舉官補法一作發之數毋得出一年之限而諸部長

貳及少卿等合舉員數分上下半年薦舉仍于七十員額內量添二十員從之八月甲自是通以百員為額後又不行乾道三年周表卿權吏部尚書言其太濫乞每歲薦舉人以百人濫賞以三人四川換給以二十人立為定額其所立員額如歲終不足聽闕如各有溢濫員數許于次年施行仍理為次年之額捕盜功賞改官人不在此限從之六月己亥降旨是冬起居舍人黃仲秉建言四川見管六十一郡每歲止得改官二十人東南共管一百二十九郡每歲却得百人除管職職事官外路教授磨勘十餘員外其多寡不均灼然可見緣此東南至今

止七十餘員而四川七月內已滿二十員之額豈無留滯之歎照得元祐隆興立定員額四川係在數內今來札創立防限特將四川置之額外未見其可望通以百二十人為額並以叙上日為先後之序上又從之十月辛亥七年冬虞雍公為相建言吏部供到今年改官員數已溢三十餘人詔令引見放行政官今後更不限定年額十月甲辰降旨自虞公去位上復稍嚴陞改之法淳熙四年引見改官八十二一作員捕盜十二員五年引見八十八員捕盜十二員六年引見五十七員捕盜十一員七年春周益公為吏部尚書因請以六年為額詔侍從

同議王仲行為兵部尚書與同列共奏以三年絕一作長補短言之歲不下百員今既減舉官之數乞以七十員為額許之二月已降旨尋又詔增十員引見並職事改官共六十五員四川換給五十員而特旨改官不在其數四月癸巳降旨自是不復改然四川舉官之數一歲毋慮百五十員而磨勘之額僅及其半有溢額者謂之待班朝廷知之或因事降旨特趨一班不為定制迄今嘉定六年有待十一年班者若南士之入蜀者則舉削既盈遂歸南班引見故無積壓云

隆興至嘉泰積考改官沿革

隆興初張子公同知樞密院事首論薦舉改官請求貨
賄之弊乞取紹熙以來每歲改官酌中之數立為定額凡
在選者量其年勞以次遷改歲終考核不得過所定之
數而闕陞者亦如之所有薦章權行寢罷庶幾銓綜均
平而在選者人各有京秩之望其有以卓然之才被不
次陞改者不在此限詔侍從臺諫詳議申尚書省隆興
元年
二月議者以為自太宗以來皆有薦舉之制今若患
其奔競遂盡除之何異因噎而廢食于是學士承旨洪
景嚴給舍金彥行劉共父張真父周子充共議乞嚴舉
主連坐之法不許首免量其罪之輕重而停秩任辛起

李中丞時為臺諫長議以為宜取選人九考十考者舉

減舉主員數事下吏部既而凌尚書景夏奏乞將選人

歷十二考以上無贓私罪者減舉主一員三月已繼遂

以八十員為改官歲額內十員充十二考減舉主改官

人數如不足並聽闕四月乙蓋參用張辛二老之說也

未數月中書門下省言薦舉改官今方七月止闕二員

若積累年數必致拘礙乃命吏部且依常年放行仍措

置合行裁減員數申省取旨七月戊尋遂以百員為額

八月甲內吏部引見八十員四川換給二十員乾道初

黃仲秉為起居舍人為上言以郡計之東南約三郡

而改官者二人四川約六郡而改官者二人多寡不均灼

然可見乃命通以百二十人為額乾道三年十月辛亥降旨及虞丞

相當國始奏不復限定年額乾道七年二月乙巳降旨俄又覺其太

濫遂有權以七十員為額之令淳熙七年二月乙巳降旨俄又增為

八十員內引見併職事官共六十五員換給十五員七年

四月癸巳而捕盜八員在六十五員之內如不足即以薦

舉改官補湊七年十二月己丑得旨後數年復有旨職事官改官

許在歲額八十員之外十三年二月丁酉得旨進士一任回磨勘

及歸正官循改者亦如之十五年十二月庚午得旨五

考即改自是引見者稍寬而換給獨狹矣慶元末費戒

甫為左選侍郎又請歷十五考以上無贓私罪犯者聽

免職司舉主一員慶元六年十月癸巳降旨嘉泰中李景和為右正

言又請選人曾歷監當獄官縣令各三考餘官三考無贓

私罪犯者不拘有無京削許就磨勘三年七月降旨吏部引見

以八員四川換給以三員為額于是東西一作應格者

木昇等四人川路應格者蹇似之等二人而已明年言

者論其太濫以謂使其律已奉公究心職業則歷官十

二考所事監司郡守何啻四五十人豈無一為之動心

者姑以今歲之應斯格者觀之大畧可見詔吏部長貳

詳議時吏部又得應格者俞圭一員黃子由通一作兼

尚書乃奏乞歷上件三仕通成十二考止用常員舉主
三員若係舉主關陞人更減一員四年五月開禧初言

者又指其僥倖乞令侍從兩省臺諫官集議議者乃乞

堅守 孝宗立定八十員之額其嘉泰以後積考減員

等指揮更不施行開禧元年五月識者謂薦舉改官法未

嘗不善也患在乎士大夫以私意泊之耳開禧末李仲

衍為益部刑獄使者有舉舊將之子以職司狀為請仲

衍厚待之將行語之曰興宗昔以職事受之先公今不

敢忘然舉賢王事也非報恩之物有貴人移書以子壻

為託者仲衍報之曰令壻奉公守職雖微命戒亦將舉

之如其不然有所未可嘉定初余弟仲貫甫自著廷補

郡將行面白諸公貴人乞勿薦士諸公皆從之真景元

繼除江東副漕朝辭入見又以劄子面論之余謂士大

夫人如仲衍景元則公道少伸而奔競之風庶幾乎

息矣若夫通博易納賕謝又罪之大者故不復論

刑寺得舉外任人改官

禮部國子監長貳得舉諸州教授改京電舊制也嘉泰

元年十一月言者以為大理評事止用舉主三員又評

事中亦有已政官者舉削常是有餘乞做此例令刑部

長貳大理卿少得通舉諸路提刑司檢法官從之

四川舉削倍改官之類

四川改官薦牘以今嘉泰四年計之當得一百六十五
 紙帥臣監司八十紙制司大使十一紙三紙總領財賦六紙
 向年共三紙成都潼川提獄各五紙利路提刑五紙關
 外一紙夔路提刑三紙四路常平司每兩年共三紙
 成都潼川路轉運司各六紙內歲終不除副使共三紙
 路運判每兩年又得關外三紙夔路運判兩年三紙又
 歲終不除副使三紙四路前執政六紙費大資知州八
 提舉司每司年年一紙路
 縣以上二郡每年各舉二員通計四紙潼川七縣至四
 縣二十四郡每二年各舉三員通一年計三十六紙謂
 金印連綿雅合巴蓬忠漢眉隆果資榮叙三縣以下三
 利州隆慶興元遂寧嘉定崇慶府廣安軍三縣謂瀘夔彭
 十一郡每年各舉一員通全年計三十一紙樂渠作昌

普洋成鳳涪沔簡龍隆作階開萬施黔珍威茂黎文無
 西和州重慶府太寧監石泉永康懷安梁山南平軍

縣處三郡每年亦各舉一員通全年計三紙長寧大安
 以五紙為一員歲舉改官約計三十一員而職使一作

稱馬大使十一路自淳熙七年有調四川換給止十
 五員總而計之是舉削不收使者大半紹熙二年九月

置帥京仲遠以京官知縣關人為詞奏乞增放散員數
 朝廷難之然自後或非時覃恩或制司奏請則必遞趨

一年開禧三年吳德夫為宣諭使又請待班人不俟改
 官一面注擬從之後三年議者以為不然乃復舊制

前宰執歲舉京官多非所知

官制

祖宗之制前宰執歲得舉選人為京官者五員淳熙間
減一一作員既得徧舉諸路故有力者競趨之大抵多
非所知洪景伯罷政家居二十餘年所舉殆八十人有
管瑒者瑒一作珍為樂平丞既得舉矣偶文書至奏即稽期
數日書鋪吏為措改奏檢實日以就之景伯即劾瑒罔
上且言惟前宰執有舉無刺目擊巨蠹吞聲喑嘿其詞
極切疏入詔瑒降兩資舉狀令吏部追還或謂瑒故被
此劾看一作審人能誦言之且誦吞聲喑嘿之詞未知果
何如也自慶元嘉泰後前宰執舉削乃專以待政府言
路之求類多不識所舉之人甚至空名剗牘以遺之失

祖宗之意矣

選人三考外零日不許受京削

舊法歷任三考以上者許薦舉改官即循至修職郎雖
未及三考亦聽薦舉其後勢要子弟之初官者率以零
日受薦寒素者患之淳熙十四年慶壽覃恩舉天下將
仕廸功郎無不循資者其年八月蜀帥趙子直建言舊
法聽三考薦舉改官者皆以三考為一任舉其成數而
言今于三考之外未罷奇零日內輒敢並緣干請已非
法意今又該遇覃霈盡行補轉若一併許于二考之外
聽舉改官竊恐干進之徒與夫勢要皆預得為它日計

而孤寒安分廉耻自將者欲脫選調愈不可得欲望將
選人一例許于第二任方得薦舉改官庶幾仕進公平
不妨寒俊之路不報未幾光宗即位乃舉行之又詔未
成考人不以罪去者于後任湊成三考聽舉改官初任
未成考者勿聽著為令

乾道淳熙裁損任子法 沿革附

乾道初朝廷欲損任子之數有請正郎隔三郊乃奏者
有請立限員者有請正郎惟初郊及致仕各許奏一人
者議久不決二年春王伯庠初除殿中侍御史乃為畫
一狀以奏其一曰正郎遇郊有出身人奏上州文學無

出身人奏下州文學應奏下州文學者將來改官日並
改次等合入官二曰帶職員郎有出身人莅事十五年
初遇郊及再遇各許奏一人無出身人莅事及二十年
止許初郊奏一人俟至正郎如上法三曰中散大夫以
上有出身人奏將仕郎無出身人奏上州文學四曰侍
從官有出身人子孫奏承務郎期親將仕郎大功以下
文學無出身人遞減一等致仕恩澤又遞減一等五曰
宰執奏子孫依見行法期親登仕郎大功以下文學六
曰右選依此參酌其官至使相者依舊法止奏武階詔
三省集議再具條式將上取旨尋又令臺諫同共集議

其年六月始有旨使相蔭補依祖宗舊法七色補官人
止令奏一子餘不盡行也余謂伯庠此議亦頗得之但
權倖貴游皆所不便耳所謂七色補官者宗室女夫一
也戚里女夫及捧香二也異姓恩澤三也陣亡人女夫
四也上書獻頌文理可采五也隨奉使補官六也給使
減年七也始議以止當祿及其身不許更冒世賞若轉
至合奏薦官候將來致仕日與一名恩澤已嘗奏薦者
不與既行之矣九年七月又用吏部尚書李彥叔彥一作秀
等議應文臣帶職員郎及武翼大夫以上生前未嘗奏
薦者與致仕恩一名即已嘗奏薦而被蔭人身亡者許

再乞應朝奉武翼郎以上補授及三十年亦與一名淳

熙四年二月韓無咎為吏部尚書又乞非泛補授人許

生前奏薦一名所謂使相奏補文武臣各隨本色者淳

熙五年十一月因曾覲有請遂授曾侑向宗良例降旨

不行四年四月覲已有此請龔實之特先是張說在宥

府已詔武臣嘗任執政者許奏門一作資乾道九年十月已而

數視執政者亦得之蓋戚里宗王與夫攀附之臣皆爭

以文資祿其子不可復正矣淳熙十年二月辛丑又從

侍從臺諫集議應文武臣致仕遺表恩澤並三分減一

焉宰相使相共八人前宰相七人執政六人前執政五人
見任尚書三人侍從二人宰相執不帶職者依本官

雜議出身不許任子

紹熙初有伶人胡永年者積官至武功大夫遇郊乞任子趙子直為吏部尚書奏永年樂藝出身難以任子望立為定法今後似此雜藝補授之人不許奏補從之三年三月己亥也余謂此等事非遇子直則他人必且放行遂為弊法矣但永年本伶倫而官極正使前後遷補乃無論列之人亦未可曉

嘉定四選總數

嘉定癸酉春仲貫甫兼考功郎官四選缺每迭攝之是歲四選名籍共三萬八千八百六十四員尚在六七八

九品名籍案京朝官以上二千三百九十一員

一作十九員 一作三員 致仕補官五百二十九員 遺表

補官九十三員 銓表補官五十三員 作二員 推恩補官一十五

員 門客補官一十一員 特授文學補官一十一員

攝官補官二員 襲封補官二員 宗室過禮補

尚右三千八百六十六員 舉補一千六百八員 宗室四百二

十五員 軍執并揀汰軍功人一千一百八十五員 侍

左一萬七千六員 有出身四千三百二十一員 奏薦

八員 攝官二十八員 恩移五千六百三員 進納

后門客四十六員 恩移五千六百三員 進納

外一百二十九員 流 侍右參部小使臣一萬五千六百

單一員 奏補七千七百一十八員 宗室二千九百一

月野雜記乙酉卷之六

官制二

十七員。宗女夫三百單八員。陣亡女夫六十九員。
○陣亡恩澤二百五十三員。武舉四百一十五員。
○后妃親屬一百八十五員。主管進奉二百五十五員。
○獲賊五十四員。吏職一千三百二十一員。進納
五百單三而使臣之從軍與未參選者不與官冗可知
矣。

咸平至嘉定侍右員數多寡

今之侍右侍郎即祖宗時判三班院也。咸平以前三
班院員止三百或不及。天禧後至二千四百餘員。熙寧
後至一萬一千六百九十餘員。而宗室七百七十餘員
不與焉。視天禧之間蓋已五倍矣。以出入籍較之熙寧
八年入籍者四百八十有餘。其死亡退職者不過二百

此所以歲增而不已也。政和官制以秉義郎易東西頭

供奉官忠訓忠翊郎易左右侍禁成忠保義郎易左右

班殿直此以下一作其下又有奉職借職則以承節承

信郎易之。今侍右名籍至一萬五千六百餘人。視元豐

又增五分之一。蓋三歲一郊奏補至千七百人。而其它

入流者不與此。所以猥并而不可止也。

川秦茶馬二司分合

川秦權牧自元豐以來雖各有兩司。秦司權茶秦司買

馬。然大抵川秦皆止除一使。蓋摘山市駿非相通不可

也。紹興初陝西失守。李子公為使。乃奏合四司為一司。

以省官吏如是者六十八年矣有吳總者武順之第四子初補京秩乾道中自都官郎官易帶御器械年三十餘為池州都統制每妄殺人孝宗知之復命易文淳熙中以敷文閣待制提舉茶馬生黎州變故降為集英殿修撰奉祠久之復命出守稍遷寶文閣待制知瀘州慶元嘉泰之間總食祠祿居漢中而從子曦為殿副二人不相能總每丐任使曦數陰沮之總無以為策時胡直閣大成為茶馬盡核諸場額外之茶且損蕃商中馬之直舊例買馬必四尺四寸以上及大成損馬直而馬至益希所市四尺一寸而已其至軍中斃者復衆朝廷

苦之總一日與殿司取馬統制官彭輅謀納賂于蕪師旦且說之曰馬政積弊如此非西人諳其利病者不能更張莫若復委吳次對師旦然之命下後省駁之乃詔總與郡朝論方難其選一日輅與師旦語因及之輅自言世西人今西蕃多善馬特若司損其直故以駑駘入市誠以善價招之當可得師旦喜曰無踰公者矣翌日召輅至韓府平原見之立語少頃又翌日遂有分司之命大畧以為茶馬司所發綱馬全不及格積弊極深宜有更革自今差文武臣各一員今三省樞密院條具來上嘉泰三年八月丁未也後四日遂命直秘閣知瀘州王

大過與輅分領之大過置司成都輅置司興元府方總
 之受堂帖也即日以秦司屬官印視事于其宅又以
 吏稍緩私遣御前軍二人至成都府捕胥長以來自紹
 興一作未茶司一作使視事皆申知制司總以身為從官
 用故事不復關白謝用光怒會得抵一作印吏罷報即遣
 還迎人械所遣二卒還軍中揔大沮然猶得知潼川府
 云時義烈廟初成揔身至武興以謁廟為名與曦樂飲
 結驩而去輅至司所市馬終不及格則以深蕃道梗難
 猝至為詞馬輅子果後為殿崇西后妃王主奏薦格

渡江後后妃之家奏薦每遇大禮聖節生辰皇太后家
 推恩四人皇后二人親王公主諸妃遇大禮各奏二人
 貴儀至才人各一名

內命婦誕育推恩格

內命婦命誕育皇子女推恩者皇生子生婕妤以上三人美
 人才人各二人皇子褻頭出閣妃五人婕妤以上三人
 美人才人各二人公主生一品二品二人其餘一名上
 頭出降一品四人婕妤以上二人美人才人各一名非
 次進封者推恩二人美人才人各一名嘉定二年楊皇
 后已正位詔用
 奏薦三年十月嘗生皇子特
 與四名蓋以事體尊重故也

宗室封女之制

凡宗室封女之制使相女封淑人節度使碩人觀察使
令人團練使恭人遙郡團練使宜人將軍安人凡宗
女郡主至安人身亡皆任子孫一人淑人以下未有子
食祿者惟聽任所生子凡郡縣主兩遇郊皆推任子恩
郡主四人縣主一名郡主得奏期以上親縣主止奏子
孫

妃主親王所奏親屬

凡妃主許奏總麻親之子從一品許奏總麻親才人許
奏小功以上親親王婦之有服親及有服親之夫皆許

奏內命婦非遇大禮雖諸妃親屬止授承信郎

內命婦封贈

凡內命婦封贈妃三代婕妤以上二代美人才人一代

職事改官法

職事官改官法樞密院編修官秘書省正字太學博士
兩學正錄到任實歷一年通理前任四考並自陳改京
官即未滿年就改一等差遣者湊及一年聽通理勅令
所刪定官有出身四考無出身五考從本所保奏與改
合入官大理司直評事供職滿二年通歷任五考有改
官舉主三員者亦聽舊法評事改官帶行職任及補外

例得添倅諸州紹熙初沈評事槐始與堂除知縣二年

十五後又不行慶元末李持國直柄復以近制出宰金

壇五年五月自是皆作邑矣開禧末李侍郎說有請乃

命以二年為任說鉅野人漢老之子用李李章薦至侍

從今以集英殿修撰知廣州云

舉閣門祇候二事

凡舉閣門祇候之制諸路監司郡守及州鈐轄以上許

歲舉所部廉幹有方畧善弓馬經兩任親民無餘一作遺

闕及曾歷邊任者一員郡守仍員外郎正使或右武郎

及帶職陞朝官以上乃得薦舉淳熙新制也

諸舉充閣門祇候用舉主七人內一員職司侍右試孫

吳兵書大義五道通時務邊防策一道文義稍通三百字以

上送馬軍司候報弓馬合格取裁

宗室鎖廳出身轉官例

凡宗室鎖廳得出身者京官進一官選人比類循資無

官應舉得出身者補修職郎即濮秀二王下子孫中進

士舉者更特轉一官

選人歷任有負犯者改官增舉考

諸選人改京官歷任嘗有負犯者公罪一犯徒兩犯杖

四犯笞並加一考私罪笞亦加一考仍增舉主一員杖

以上加二考增舉主二員或職司一員即舉主考第及格而以事論罷者雖降資亦不理違闕並改次等合入官

進納授官人陞改名田之制

凡進納授官人陞改名田之制歷任六考有舉主四員與移制一作歷任十考有改官舉主七員與磨勘郎因

獲盜應循從事郎以上者具奏降等與使臣其因軍功

捕盜得改官酬獎如不願換使臣與比類循資至承直

郎止稱軍功者謂親冒矢石或獲給或傷重及戰退郎

因軍功捕盜而轉至陞朝非軍功捕盜而轉至大夫者

聽免差科科配如官戶

吏職補官至從政郎止

凡吏職年滿依法補授將仕郎後有恩賞者許循修職郎用考第關陞至從政郎止其不因年勞非泛補授者

未得注擬具元補因依奏裁

慶元蔭補新格

慶元蔭補新格使相以上十人執政官太尉八人文官

太中大夫以上及侍御史武臣節度承宣觀察使六人

文臣中散大夫以上武臣防團刺史及橫行四人文臣

帶職朝郎以上武臣正使三人致仕遺表文臣前宰相

見任三少使相共八人曾任三少使相七人曾任執政
官六人大中大夫以上二人武臣使相以上八人節度
使六人承宣使五人觀察使四人文臣中大夫武臣防
禦使以下並不得推遷表恩先是紹興初中書舍人趙
思誠嘗上任子限員之議詔從官討論申省淳熙九年
八月庚子始用廷臣集議行之既而從之有身前已奏
六人而身後推恩為吏部所格者開禧末議者有請乃
詔致仕遺表恩澤在限員之外若非泛恩澤則不許云
謂監司帥臣遇覃恩
及泛使出疆之類
七色補官人奏薦法

凡非泛補官者舊制員郎以上官皆得任子乾道末始
詔員郎副使以上補授及三十年以上者聽官本宗總
麻以上親一名帶職員郎以上入官十五年正使以上
入官二十年並係親民資序者遇大禮聽蔭補一名止
其致仕即不在蔭補之限如已任而被任人身亡者依
致仕日聽別蔭子孫一名其大中大夫觀察使以上不
拘此令九年七月詔旨也非泛補官者謂臣僚奏補異
姓總麻以上親及嘗得解人娶宗室女補文資之類

諸縣推法司

舊制諸縣不置推法司吏受賕鬻獄得以自肆紹熙間

熙一議者始請萬戶以下一作縣各置刑案推吏兩名

五千戶以下一名專一承勘公事不許差出及兼他案

仍免諸色科敷事件月給視州推吏減三之一委令佐

選擇有行止無過犯諳曉勘鞠人充以一年為界即因

鞠勘受財並行重法元年七月然諸縣多不奉行朝廷

聞之乃勒令請領重錄如不受者勒停所屬不幫支者

從例受制書而違抵罪四年二月已慶元初又詔諸縣

編錄司以一作亦行重錄仍令縣主吏舉有行止不犯賊

私罪小吏三兩人就司習學遇闕縣聞州委官試習學

人斷案一道刑名五件取稍通者充及三年檢斷無差

失陞一等名次主吏有關得先補之著為令元年五月

自降旨及今近二十年未嘗有行之者

取士

開禧召試制科兩臺諫論三秀才

自李仲信後制科無合格者又三十餘年有何致者字

子一永康青城人祖耆仲字子固淳熙初嘗為部使者

知名士也致少有才為郡守陳纘嗣功館客纘入為司

農寺丞薦致于劉仲洪尚書所仲洪亦喜之時李季章

為禮部侍郎劉師文為工部侍郎仲洪率二人以制科

薦于朝有旨召試會同薦者吳郡滕晟東陽杜福遭憂

不赴詔須服闋並召致躁急欲先得試屢懇季章季章以為狂妄不顧致更禱一作續續即以仲洪意為蘓師

旦言之侂冑不得已于仲洪為降內批如所請後二日

權中書舍人易元章繳還致大恨乃以劄子白廟堂謂

言詞多取憎疾必觸報罷乞復已降名試指揮且謗元

章不已時鄧伯允方為侍御史俄而元章除右司諫伯

允先為修註以嘗論謝子肅外補恨之不忘及除御史

欲奏奪子肅二子出身元章亦恨致因反之伯允曰司

諫始入言路而亟讎一布衣何示人以不廣不若更論

二謝如致事及龍得論之明日相繼求對元章論二謝

駁放伯允論致進卷詆誣伊尹罷歸致亦登侂冑之門

伯允無以為罪故摘致進論中言伊尹始負堯舜之道

而終為天下開陵犯之端之語以此激之時人謂兩臺

諫共彈三秀才蓋指此也辛未歲致以吳德夫薦再召

鄭景紹正言論之乃勒令歸鄉增修所學焉易元章以開禧元年

閏八月十四日對鄭伯允以其月十九日對鄭景紹奏以嘉定四年五月二日下

殿試不避親

國朝之制發解進士及省試皆置別頭場以待舉人之

避親者自總麻以上親及大功以上婚姻之家皆牒送

惟殿閣試則雖父兄為試官亦不避蓋以無別試之故

也開禧元年檢詳毛憲為考官其子自知以迎合用兵
冠多士韓侂胄既敗乃用言者奏奪憲次對而降自知
為第五甲末名

孝宗議令輔臣考南省上名試卷而中止

故事南省開院後以上十人試卷修寫成冊進入行之
久矣淳熙辛丑歲上命王仲行尚書知舉鄭少嘉侍
郎黃德潤侍御同知既入院矣或謂鄭黃皆閩人恐有
私上乃議令貢院取三十名前卷子于揭榜前五日
付輔臣考校然未出命也居數日宰相趙溫叔因審其
事且言如必欲行則早令試院知之

上曰朕亦有少
疑更欲與卿等議之溫叔覺上意已變即奏云臣等
亦深疑之未敢遽奏恐有避事之嫌陛下既選任知舉
三人又令臣等攷校則是三知舉不足信矣况有不可
者臣等受恩至重今日固當盡忠攷校但恐此例一開
後來宰執有挾者得以容其姦上曰朕亦思之不可
開此門姑已之後旬日乃命開院日將上二十人真卷
先次進入會行仲策題中有太上皇帝匹馬渡江之
語上不樂以諭輔臣時臨安已板行亟命毀板仲行
不自安數請外後數月出知紹興

淳熙議復四川類省試所減額

省試舊以四十人取一名隆興初建劔宣鼎洪五州進士三舉實到場者皆以覃恩免解有旨增省額百人遂皆以十七人取一人而四川類省試則十六人取一名後不復改淳熙十五年范東叔仲藝為右司郎中議以蜀去天日遠士惟科舉一路非有學校他歧進也且隆興省額蜀人初不預今乃例減名額非是當復故時留仲正自成都召還為參知政事意亦主之執正共議白上改用十五人取一名有成說矣東叔喜徧為禮曹給舍臺諫諸人言之亦無異議會宇文子英价以兵部尚書兼侍講當夜直上以其蜀人也以所議告之子

英不知其由遽對曰類省十六人視南省已優矣尚何議翌日執政奏其事上曰朕已為宇文价言之毋庸尔諸公乃退盖用東叔之議則類試每舉當增省額七八人子英率意而言遂不可復東叔深以為恨

四川類試榜首恩數差降事始

趙莊叔張安國本末相似

自渡江後四川類試榜首若不赴大對例得兩使職官盖優之也丁卯歲何秘監耕道夫為榜首其答蜀人材策歷論蜀人難進易退之節有高視天下而竊笑之語時秦丞相方沮張魏公見而惡之遂降旨類試第一人

不赴殿試者賜進士出身為道夫故也庚午歲張閣學

真甫為榜首答君臣策極其贊美秦丞相喜諭主司于
 三名外處之由是真甫唱名第四而趙舍人莊叔自七
 八名外上親擢為第一人其實莊叔廷策實甚阿時
 至引趙普雷德驤故事且有欲誅異議之人之語上
 第以其首句君臣父子之間天下真情之所在謂有古
 文氣也甲戌歲張舍人安國答策遂有一德大臣之言
 乃擢為第一一德大臣乃辛未歲周益公試策中語也然莊叔安國既登第
 獨不附秦安國幾為所殺由是見重于當時焉
 孝宗初受禪以恩冗恩濫思有以革之乃議定制百官

已任子者遇郊恩權免奏薦開賢良科令中外普薦而
 罷特奏名手詔左諫大夫王之望殿中侍御史尹穡右
 正言晁公武參酌來上隆興二年七月庚寅也既而瞻
 叔言陛下即位未久恩澤未徧此二事關於士大夫者
 甚衆望少寬之不已則宜立奏薦限員踰數者許回授
 罷門客親戚漕司之試止移隣州如是則省額可減百
 十人此救弊之策也子止亦乞增損制舉薦員朝官年
 七十未致仕則任蔭子疏奏乃詔年七十人遇郊不許
 奏子俄又詔未奏者許奏名逮淳熙九年八月始立薦
 奏限員其後特奏名又以三人而取一皆畧如上旨

然恩濫未大減也必也盡以手詔之策行之官曹其少清乎

特奏名進士舊二人而取一淳熙初議者以為冗濫尤甚請裁節之詔吏部同給舍詳議于是尚書程泰之給事中王仲行舍人陳叔晉等奏乞三人取一人其不入四等人舊許納勅再試今止許一試舊免解人有故不入試者理為一舉今不理舊潛藩五路舉人及久在學校充職事人並陞甲令止陞名奏可六年三月也其後朝廷每有慶澤則前後不中選者盡取而官之徃三千

數百人充塞仕路遂成熟例不可復減矣

女神童

自置童子科來未有女童應試者淳熙元年夏女童林幼玉求試中書後省挑試所誦經書四十三件並通四月辛酉詔特封孺人

太學生校定新制

京都舊法太學外舍生二千人校定百人內舍一百人一作三校定三十人仍分優平二等優等再赴舍試又入優等則徑自學官之恩數與進士第一人等所謂釋褐狀元也若入平等則謂之一優一平例得免省直赴

殿試其次先免解後免省仍並有陞甲恩例紹興復興
大學有旨權立內舍百人為額歲終校定每十人校一
人十五年二月是時外舍千人上舍三十人而已慶元
開禧兩放混補外舍生增至千四百人本監乃乞增內
舍生百二十人為額許之開禧元年四月雷季仲為祭
酒又請每歲校定增為十二人亦許之二年正月舊法
自外舍補內舍者雖有校定必公試合格乃許升補蓋
私試皆學官自考公試則降勅差官故也袁和叔掌學
政奏乞每歲終取外舍生校最者一人升補內舍又從
之自是升舍之法愈寬矣

淳熙武舉授官新格

武舉人補官舊法榜首保義郎松江巡檢不入等承節
縣第二名以下承節郎松江巡檢不入等承節
年始比文士恩數榜首補秉義郎堂除以上或諸軍計

議官第二名第三名保義郎諸路帥司准備將領一任

忠翊郎不隔磨勘以第四第五名承節郎諸州兵馬監
押二任回轉保義郎不隔磨餘人如舊是歲五月有忠
訓郎張世奕者自言武舉出身乞從軍許之七年三月

遂立法願從軍人令樞密院銓量畢依新法補官榜首
差三衛或江上諸軍同正將第二第三名同副將第四

名以下同准備將不願從軍或雖願從軍而人材不應
 選者並依乾道四年以前舊法八年四月庚戌又詔武
 舉人從軍如有已見利便許赴主帥陳述遇有過犯合加
 罪責申樞密院取旨蓋不盡用階級之制且使無筭楚
 之辱也五月丙戌又詔武舉從軍人許先令參部出給
 料糧仍用六考關陞資序既而有言比徒徃自高不
 親軍旅九年五月丙子有旨自今職事勤恪者從主帥
 保奏陞差懈惰者按劾然同將官初無待次即日可上
 又每二考輒復申差則雖末名之士從軍不十年而同
 統制矣至于三名以上轉補秉義或忠翊郎者或改換

文資則遂為京官恩數與進士第一人等是又失之僥
 倖也其後議者以為言乃詔武舉人毋得鎖試既又不
 行然自淳熙以來武舉人亦未有卓然可稱者

宋史官制更草源流却不及此記
 之詳辛丑九月一日瓶花齋原跋

乾隆丁亥三月十九日校於博典堂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第十六終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第十七

財賦

廣西鹽法

廣西鈔鹽之法詹體仁所請也體仁嘗為廣西漕知官
般之法有未便者故欲以客鈔易之及入為起居郎乃
薦浙西安撫司幹辦公事胡庭直令往廣東西與帥漕
及兩路提舉等諸司詳議鹽法淳熙九年二月庚戌也
其冬庭直使還與廣西運判兼提鹽王正己廣東提舉
常平茶鹽林杓共奏官賣之法害民客鈔誠為利便而
庭直又自言二廣頃行客鈔之時通以九十萬緡為額

廣東十萬羅為一百斤正鈔錢五十萬緡廣西八萬緡一

作正鈔錢四十萬緡及廣西行官賣法而廣東除去通

入廣東之數二萬五千羅纔為七萬五千羅耳惟廣西

不立額故所賣為十一萬五千餘羅不產鹽十六州賣

羅。產鹽五州賣一萬八千四百餘羅。海外四州賣

五千五百餘羅。前任漕臣梁安世又擬賣淹造鹽一

百餘羅。皆科抑也。今通行客一作鈔廣東可九萬羅

廣西可六萬羅仍增收漕計存留鹽本改指通貨兩路

可得二十八萬餘緡十五萬緡兩路增收漕計錢。六

錢。三萬緡東路存留鹽本錢。二萬二千緡東路九

萬羅內有西客改指請東鹽者以萬二羅為率每羅依

東客改指西鹽例納通貨錢七百文計五上一作漕計錢

萬八千一作緡東鹽六萬羅上每斤增收四路漕計錢

計上三分合西路正鈔錢三十萬緡為五十八萬緡可

充廣西漕司一歲之用既而又言漕司比舊行鈔法之

時有增支錢十八萬餘緡未有以補庭直乃奏乞廣東

增為十萬羅廣西八萬羅詔吏部尚書鄭少獻與給舍

施聖與宇文子英葛楚輔及體仁詳議議者皆以為可

于是檢正官王誠之都司陳安行謝務本王吉老擬定

如庭直所乞十萬八千羅之數仍嚴私販之法重官鬻

之禁既命南庫戶部廣西帥憲司湖廣總領所歲共捐

二十萬緡以補廣西漕計之闕戶部合得廣西鹽司錢

漕之南庫撥償。免西漕合起清州錢三萬緡改赴西

科降。廣西合起鄂州大軍錢十萬緡免起解令德所

月字在已一集卷七

財賦

通融。廣西詔發廣東鄂州大軍錢二萬五千餘緡令
廣東于正鈔錢內起解。廣西憲帥司合得錢七千緡
並免樁。廣西漕司一年雜。又出祠牒會子四十萬緡
支錢三萬緡令節省一萬。會子二十五萬緡度牒
貸漕司為歲計之用。三百通計十五萬緡。詔可其年
十二月己亥也。後數月擢庭直太府寺丞。又數日除廣
東提舉鹽事使行其法。明年正月體仁亦除吏部侍郎。
四月詔以體仁陳奏二廣利害深知民瘼除集英殿修
撰知靜江府旋遷敷文閣待制十五年三月又詔以體
仁宣勞累載陞敷文閣直學士廣西寫遠自乾道以來
鹽法更變不常凡商人稍有資財皆遷徙而去賈販既
不通至罷官般而軍食遂闕廣東提鹽韓璧首陳其不

便事下安撫提鹽司。十年十月庭直時已陞本路判運兼

提鹽二人初不為之變也久之又併廣東西鹽事為一

司。十二年十月通以十六萬五千羅為額。廣東九萬五體

仁尋奏言累年共賣之數通不盈十三四萬羅乞減十

五萬仍罷通貸錢以便商販從之。十三年九月蓋自行鈔

法五六年間州縣率以鈔抑售于民其為害愈甚于官

般之日人甚苦之其秋胡子遠為侍御史首論廣西鹽鈔

為民深害皆由儀之附下周上文過遂非固位患失甘

心害民以至于此乞行鐫黜正其欺罔之罪上諭以當

先易帥臣徐議鐫黜三省擬用趙彥膚公碩。上曰負

荷不得可別選人密院黃德潤留仲至繼奏事。上曰：廣西帥須得平心人為之庶幾不至輕易改法。如賈選平穩可用。近有微疾。潘景注一作珪有才亦穩。卿等更與丞相議之。既而賈潘皆以母老辭。議久不決。子遠亦上疏言之。周丞相乃奏以應寺丞孟明知靜江府。召體仁赴行在。上因言廣西鹽法利害相年如侍從中有人主主客鈔仲至曰：臣久在廣中備知利害事關兩路若輕易改法即兩路紛紛須且因其弊而救之。上曰：今除孟明與儀之為代朕當親札與之止可舉偏補弊未可輕易改法。時九月甲寅也。子遠再奏乞寢體仁召命。

上賜親札云：已差應孟明詳究利害事實以聞。所以不令朝辭正恐奪于臺臣諫議使之掣肘不能平心處事。若鹽鈔果害于民儀之豈得輕恕乎。孟明至官首奏本路見今以鈔鹽抑勒民戶流毒一方且都監司不支本錢鹽丁散走人戶多有請鈔而未得鹽者又人戶以產業抵當請以鹽鈔亦有已業既盡借荒田之砧基以充要約者不若復舊法令漕司官般官賣以解愁怨。十六年正月壬寅進呈。上謂大臣曰：始議行此事時先遣胡庭直往體量非不詳審往止是符同儀之之說今為所誤宜令孟明條具更改如人戶有未支鈔鹽須令盡。

數支還今不可復失信于民丙午詔體仁予在外宮觀

從所請也先是朱晞顏除廣西小漕入辭上諭令同

孟明審究鹽法利害晞顏奏合一作鈔以客為名實無

客商乃疆稅產之家使之承認至于破產而後止况靜

江官般之時每斤百金自變為客鈔每斤百三十尚何

便民之有子遠乃見上乞重黜體仁仍從兩所奏司

依舊法行下丙辰詔體仁落雜學士罷官祠送遠州遠

作安置擢知瓊州王先祖為都提舉廣南路鹽事同帥

漕二司一面措置毋致再有科抑之弊仍截撥本路諸

州應起湖廣歲計錢一十五萬緡補助今年支用除高

雷化欽廉五州賣二分鹽外令官般官賣廉州鹽每斤

戶月買三斤客戶二斤寡婦一斤半。雷州鹽每斤三

十二文每年主戶一丁食鹽十二斤客戶減半。化州

吳州縣鹽每斤三十文石城縣三十五文石龍縣三十

八文。夏州茂名縣三十二文電白縣四十五文信登縣四

十五文。欽州鹽每斤四十五文上餘鹽令東路漕

戶月買三斤中戶二斤下戶一斤半司歲賣七萬五千羅充上供紹熙元年冬用廣西提刑

吳宗旦之請額損五州鹽直鹽數又用廣東提舉劉坦

之之請減鈔鹽一萬羅戶部奏如是則暗失經費六萬

三千餘緡然光宗不之靳也二年秋廣東復言六萬

五千羅總有未售者乃又減五十羅蓋廣東潮惠南恩

州既自產鹽而官復般賣由是往計口抑售于民

財賦

自紹興以後朝廷暗損經費十萬緡而科抑少減矣

四川石脚井

眉之眉彭丹稜嘉之洪雅等縣皆有石脚井筒其實硝也

在多悅者謂之山門在彭山者謂之瑞應此二井尤盛

然必得隆榮諸井之鹵對煉而後可成鹽隆榮諸井煎

石若冽者棄之不用煉而成餅食之者得泄痢之疾官未權鹽時小

民或私煎以求利元豐三年立法禁止崇寧初張天覺

為尚書右丞建造成都府路常平司勾當公事勾居體

兼措置兩司川鹽事俾之鹽權天覺罷尚書省言丹稜

洪雅等縣多有石脚苦鹽不堪食用乞依元豐法禁人

開煉併罷居體從之三年十一月戊寅也紹興中瑞應

鄉民戶始有盜販鹵餅拌和硝石煎成小鹽低價以售

者有司因為拘推一作拘權凡三十六井歲輸官錢萬七

千餘緡既而總領所以為不便言于朝復行棧閉而以

其課額均于隣近嘉榮隆簡四州之井戶謂之石脚錢

紹興二十四年也及嘉定五年多悅之民有犯法私煉

者州既抵罪制置大使司聞之即遣秉義郎新夔州路

兵馬都監楊仲端者往山門措置其年九月也自後月

得小鹽萬五千斤皆不用引鈔徑行發賣歲責息錢萬

九千二百緡然鹽既苦惡不可食率以抑售土居之人

盜煎私販者因亦肆行官不敢問議者謂元豐立法者
參知政事蔡確也崇寧禁止者右僕射蔡京也財用須
乏可以大有司而京確所不為乎失之矣

財用不有
版誤

自曾欽道為版書欲急見理財之效始與提領會子庫

官陳彌李若共議依川錢引例立界每界一千萬緡

兩界相沓行之久矣其後每界增為八百萬緡至第七

界又增為二千三百二十三萬緡開禧用兵又依四川

例亦以三界通而行第十三界累增至四千七百五十

八萬九百餘緡民間拆閱滋甚嘉定庚午春第十一界

會子當滿朝廷先期命刑部曾尚書喚等置局拘換於

是與其寮奏言第十一界會子為三千六百三十二萬

六千二百三十六貫八百文乞以彌鬲爵公一作出賣沒

官田等諸色名件拘回舊會許之嘉定二年五月所謂名

件凡九一曰打套乳香錢約一百六十萬餘緡謂推貨

散乳香十六萬七千七百餘斤可打一百萬二曰出賣

二十套每套價減錢一百文作一貫六百文

諸路沒官田價錢約一百二十二萬餘緡謂戶部具列

田計價錢一百二十二萬七千四百三十六貫三曰出

九百文限三月許人戶以第十一界會子承買三曰出

賣告勅綾紙補帖一千四百道計價錢四百四十萬緡

謂迪功郎告每道一萬貫承信郎告八千貫進武校尉
綾紙四千貫進義校尉綾紙三千貫已上四色各降一

百道以上州文學勅每道八千貫助教告每道五百貫以
限將仕郎綾牒一千貫武副尉帖每道二千貫不理選
以上二色各降三百道四曰左右遷轉官循資告九百
四十道共約計價錢三百三十萬餘緡謂宣教郎轉通
千貫承務郎至宣教郎每官五千貫以上二色共降一
百道訓武郎轉武翼郎一萬貫修武郎轉訓武郎五千
貫以上二色共降四十道選人循資每三千貫共降四
百道承節郎以上轉官每官四千貫承信郎轉承節郎
三千貫以上二色共降五曰封贈官帔勅告六百道計價錢二
色共降四百道
十八萬緡謂生封安人每道一千貫孺人告八百貫以
二色共降贈父母迪功郎承信郎各五百貫以上二色
色共降一百道追封孺人二百貫以上降一百道六曰
紫衣師號帖三百道計價錢三萬緡每帖二七曰副尉
減年公據三百道計價錢六萬緡每年一八曰拘催諸

路已降未賣告勅錢兩項計一千四百一十萬餘緡開

二年四月五日內兩次拋降四總領所官告綾紙勅帖
二千八百道計一千一百四十萬貫內湖廣申已賣三
十萬五千貫准西申已賣一萬貫其所收錢亦不曾起
發諸路州軍元拋降六百九十八道計三百五十九萬
一千貫已起八十四萬五千九百八十二貫五百文以
上兩項通計上項錢今仰將已賣錢盡數起發如實有
未賣告牒等仰盡九曰臣僚奏薦綾紙錢未見數承務
數繳申尚書省
承節郎以上五千貫通仕又禁銅錢毋出都城于是行在會
子每千為錢七百諸路州縣纔得其半云朝廷知其壅

積遂盡廢十一十二兩界而以十四界新會收之壬申

之冬王釜為湖廣總領亦請以度牒茶引兩色收兌第
五界舊會每度牒一道價錢五百緡官賣價又貼搭茶

胡序推已二集卷之二

財賦

引一千五百緡方許收買仍限一月然京湖二十一州
相去遙遠而止置三場收兌小民間知後時人情洶
市皆高肆怨嗟盈路劉德修為制置使以為不便會總
所以第六界新會五萬緡令江陵軍民之兌會者以
舊楮二而易其一德修復自出府庫之藏聽軍民以一
楮半而易其一又懇于朝得新楮十萬緡蜀中收兌舊
會凡用坐庫黃金二萬兩白金九十七萬兩故能收千
六百七十萬緡而民不甚病湖廣則無之此其所以用
茶引也余嘗考紹興之初東南餉軍止用見緡是時虜
偽縱橫寇盜充斥軍費夥矣然未聞有錢乏之患自紹

興末年錢處和叛行在會子于時王珪

一作珪

亦用之于

湖北諸州今未六十年而公私之見緡存者至少蓋楮
券盛行而銅貨積而不用是以日泄而日耗也論其咎
端自兩人始至于曾欽道沮孝宗收換之策以貽後
來不可救之患尤可歎也後生不知源流本末故詳識
之

四川收兌九十界錢引本末

嘉定元年冬四川總領所收兌九十界錢引

元年十一月初二日

先是四川錢引以二年為界每界書放之數止于一百
二十五萬崇寧後陝西邊事起泛印增多而引法壞大

觀間盡罷之仍詔以天聖書放之數為準建炎初張魏公出使復以便宜增印自後因仍不改至嘉泰末時兩界書放凡五千三百餘萬緡通三界所書放視天聖祖額至六十四倍逮嘉定初每緡止直鐵錢四百已下議者患之總領財賦陳逢孺乃與僚屬議出庫筭金銀度牒與民收回半界金每兩直六十緡銀每兩六緡一度牒每道一千二百緡度庫官所藏可直一千三百萬議論凡數月至是忽行下諸州聽民間以舊引輸官課及赴利州市金銀期以歲終官司毋得受榜出民間大驚先是總領所歲受諸州縣金銀例多虧下其補虧之

數乃以錢引折納令項收支而庫筭金銀虧下如故民間頗知其事又四川諸州去總領所遠者至千數百里而期限已迫往來或不及且受給之際吏緣為姦折閱已甚于是單丁弱客皆不敢行一引之直僅售百錢咨嗟怨泣其聲載道後旬日制置使吳德夫知之乃揭榜除收兌一千三百萬引外其餘三界依舊通行使用又檄總領所分取金銀就成都置場收兌舊引民心稍定時宣撫使方與總領所比故移書東南以為德夫阻壞其事論者亦但謂錢幣專屬計臺制司無所預由是不直德夫云

四川收兌九十一界錢引本末制司科并戶官

陳逢孺既收錢引半界而引直僅為錢錢一作銅五百有

奇若關外用銅錢每引止直百七十錢而已制置大使

安觀文惠之庚午春議欲復收半界提舉茶馬張東父

名震龍游人嘗為軍器監首出馬價寬剩錢三百萬緡為助大制司

益以二百萬緡既而遂欲盡收九十一界錢引二千九

百萬緡其千二百萬緡合諸司之力餘千七百萬緡令

民間每百引貼納三十引收兌逢孺謂三年三兌失信

于民且貼頭太多民有折闕一作闕之患不如量力止毀

九十三界新引千二百萬緡如此即止餘二界通行公

私皆嘗一作受其利安公怒即榜諭軍民以為九十一界

錢引係前宣撫程松增印五百萬道所以錢引價低軍

民皆受其弊使司令措置與茶馬兩司收鑿五百萬外

餘二千四百餘萬合係總領所以新引收兌自七月十

七日以去如支軍人折估並合以新引支遣如欲支舊

引即合支貼頭錢所有九十一界錢引自十月以去斷

不行使檄至逢孺堅持不行安公益怒六月辛酉逢孺

未視事有御前軍直入吏舍縛都副吏三人以去逢孺

愠即以印付屬官稱病申大制司乞致仕先是誅曦之

歲副宣司遣官剗刷四路錢物得五百萬緡以助總所

贍軍既三年矣至是或言自講和罷兵減汰之後用度

日省總所歲計已是有餘當還制司一作元日所追一作

奇五百萬緡以備對追國一作鑿其參議官毛伯國一作名濮瀘

州人時新等調護久之卒充九十一界二千九百餘萬

緡其千二百萬緡以茶馬司羨餘人夫空名官告一作夫

大使總所椿管度牒金銀對鑿餘以九十三界收兌又

剏造九十四界錢引五百萬緡以收程東老所增之數

應民間輸納者每引百貼納八千蓋二司之說並行然

總領所收兌舊引皆以金銀品搭率用新引七分金銀

三分銀色下而稱虧官吏因以為利其實每舊引百帖

納二十引乃得之應民間以用舊引輸官者總領所復

却還合兌新引卒不能守其初約也所謂大制司二百

萬緡者其年以三路監井戶月額每三萬斤科賣不理

選限將仕郎一道計直千緡三路十七州共賣一千道

計直百萬緡其年則以給賣沒官監井舊民戶沒官之

井自建矣以來依坊場法召人買除引息土產稅錢外

量增課息嘉定元年逢孺詔從總領所人中為永業

得錢十萬緡至是大司以為計司速于求酬未

當直再召人實封投買又得錢近百萬緡初不令悉輸

舊引子官以充對周文人後潼川劉師文侍郎申明

後令自十二月以後盡輸新引蓋自元年三年兩收舊引凡二百五十萬緡有奇而引直遂復如故向使計司非有椿積金銀之富又安能收濫不行之券乎今四川諸郡歲輸黃金千五百兩銀六十萬餘兩而總所大率有收無支堂計者謹視而善藏之則子母相權引法終不壞矣故詳志之

四川總領所小會子

東南會子有四品自一貫至二百蓋便于轉用也川錢引則分一貫及五百而已丁邠歲陳逢孺以用不足始創小會子楊端明為制帥深不樂之四川皆不用吳德夫代鎮蜀與逢孺厚下令官民悉許流轉一州縣所備場賦輸悉不肯受由是不敢行後但以其五萬緡收兌舊引于劍外諸州已而亦廢是時宣撫司又為金銀會子後亦不行

四川行當五大錢事始

嘉定元年十一月庚子四川初行當五大錢時陳逢孺總領財賦患四川錢引增多乃即利州鑄大錢以權其弊三年夏制置大使司欲盡收舊錢引乃又鑄于邛州焉利州紹興監錢以聖宋重寶為文其背鑄利一二字又篆五字邛州惠民監錢以嘉定重寶四字為文其背

鑄西貳二字又篆五字兩監共鑄三十萬貫其科例並同當三錢時議者恐其利厚盜鑄者多而總領所方患引直之低則曰縱有盜鑄錢輕則引重是吾欲也方錢之未行也眉人有里居待次者又欲創一監于眉州論者以為丹稜雖產鐵歲額不多而本郡又無新炭眉山之人亦以為不便上下騷然數月乃罷由是止鑄于印利二監焉

紹興至淳熙東南鬻官產本末

紹興末黃擇之仁榮守永嘉始建鬻官田之議至乾道初為錢七百萬緡而未售者不及四分之一二年十一月戶部奏

已賣到五百四十萬貫未賣者一百六十萬貫朝廷乃併營田賣之而兩浙漕

副周淙言本路營田已佃者九十二萬六千餘畝若鬻

之懼失租課四川總領所亦以不便為言乃詔除四川

外盡行出賣三年後又詔沒官田產除兩淮京西湖北

等勿賣外江浙閩廣南八路以田計者六百四十二萬

畝有奇以地計者二萬一千畝有奇以屋計者八千四

百間有奇共估錢五百十六萬餘緡遂命將作監丞折

知常往浙西司農寺丞葉翥往浙東元年監登聞檢院

張孝貴一作賁往江東主管官告院周嗣武往江西措置

是年始限一季繼展一年至淳熙初已折封者僅一百

六十二萬餘緡而直之未輸者猶四之一其未鬻者尚

三百五十三萬餘緡元年六月戶部具到蓋估價之初豪民大姓

請囑官吏相為欺隱其已賣者皆輕立價實上色戶之

產也而中下之產估直反高是以不售于是言者以

謂不若且令元佃之家著業納租一歲之間猶可得米

數十萬石從之尋命諸路權行住賣二年後數歲復用

軍器監主簿陳祀言併營田沙田出賣浙西淮東江西

沙田凡三百八十萬餘畝議者多以為不可未幾浙西提舉王尚之

言平江一郡已有當賣田十二萬四千餘畝歲收租二

萬石有奇乞別擇拘催或遇歉歲得以濟接從之十六年

不久言者又請盡使一作鬻官田以為常平水旱之備四年

年六月事雖施行後亦不定也大抵二十年間所入官田

實不過七十萬

王德和括關外營田

關外營田始于鄭亨仲階成西和鳳金洋州興元府

皆有之而洋之西鄉為最其初因兵火後民多失業故

募人使耕之量收租利而已休兵日久懇關歲增營田

之家懼官之增課也每三四歲則率投狀退佃而賂總

所之吏使蠲其租在紹興中歲課十二萬斛有奇乾道

末損為十萬至嘉泰初纔十八萬斛而已隆州學官張

鈞一作子和尚為西鄉主簿知其本末即為王德和言

之德和分遣官屬八人按行且揭榜諸州縣大畧云營

田戶所侵官田甚多若按行畝目增立稅租所有當數

十倍今不欲擾民仰民戶自陳增懇之數山田畝收二

升陸田四升水田六升而止下戶懼皆以實告獨豪民

大姓則密賂行遣胥吏以為無侵給公據予之由是有

鬻公據之謗矣諸大姓既不喜郭子明心欲害其事鳳

守某人者大將之弟郭氏之壻也遂激而成之子明急

降榜撫定至欲調兵時官屬行營田者凡半歲費總所

錢萬餘緡州縣供億又倍子和始議命增三十萬斛及

是所增才八千斛而麥居多焉未及秋成德和罷去陳

日華代之盡反其舊顆粒不收

關外經量

劍外諸州之田自紹興以來久為諸大將吳郭田楊及

勢家豪民所擅賦入甚薄議者欲正之而不得其柄吳

氏既破安觀文為宣撫司副乃盡經量之金州守臣家

子欽曰此州瘡痍甫瘳邊民恐不可盡其利官一入境

將散而之四方矣于是除金州外凡興元府洋沔階成

西和鳳州大安天水軍二十縣經量之數大抵增多而

亦微有所損舊九郡家業錢凡一千一百五十七萬九

千餘緡及其經量二稅十四萬五千六百餘石夏秋役錢十五萬七千餘緡宣撫司命別上中下三等以定田之高下分三等為九則以均賦之重輕而所委官吏務于增多未嘗行歷鄉社躬親履畝徃々強令有田之家增認租數而民始怨增虧相補視舊籍凡增家業錢二百二十九萬七千餘緡二稅三萬五千八百餘石役田錢三萬五千餘緡安公辭制置大使表中所謂田廬之均一有倫蓋指此也其後代者劉師文言上件所增初非田土之廣袤亦非戶口之滋繁于民有害于公無益乞盡行除免諫官應武緯之亦以為言于是盡復

其故焉

龔寶之點磨三總所錢物

錢良臣以太府少卿為淮東總領龔寶之秉政聞戶部歲撥淮東贍軍錢六百九十萬緡而本所歲用六百十五萬緡而已因奏遣戶部員外郎馬太同著作佐郎何萬軍器少監耿延年分往昇潤鄂三總司點磨錢物時淳熙三年九月壬子日也會良臣以歲用不足言于朝乞借撥寶之奏令所委官一就駟磨而近習恐賅賄事覺竭力救之寶之不顧十二月方萬一作奏總所侵盜大軍錢糧累數十萬寶之奏下其事于有司次日御

批令具指既又改為契勘俄中旨令良臣赴闕奏事明年正月除起居郎六月除中書舍人又明年四月除給事中六月除僉書樞密院事其為舍人實之去位纔十二日也英州之禍預有力焉延年時已遷將作監萬遷著作郎坐實之黨罷去延年六月丙戌罷蓋萬六月甲午罷延年嘗言湖廣總所錢物有別庫別曆所收已行改正故與萬並遷而大同無所舉覺二人既黜之兩月大同乃自密院檢詳文字遷右司員外郎翱翔累年然後補外蓋三總司苞苴賄賂根株盤結其來已久非但一日故也

孫大雅獻拘催上供錢

乾道初有孫大雅者知秀州以發摘姦伏除直秘閣未踰月大雅又奏書一編凡四卷名曰州郡拘催上供錢物格大畧言本郡上供歲為六十八萬四千緡有奇其一作科名有九有歲入者有季入者有月入者臣皆釐為月入即以所置之籍于次月之旦考其未足者催焉且加討于其吏而次月補矣由是而有拖欠者臣則未之見也此即漢之大司農掌諸錢穀金帛貨幣郡國四時上月旦見錢穀簿其逋未畢各具別之意臣所領郡元年上供錢六十八萬緡已並入于大農更無拖欠敢

昧死以獻二年正月癸未也奏入詔孫大雅奏漢上計之法脉謂可行于今令侍從臺諫參考古制進呈會殿中侍御史張之綱以憂去而右司諫汪浦補外于是監察御史張敦實劉貢言漢雖有郡國上計之制而武帝五十餘年之間一受計于帝都三受計于方獄或以三月或以十二月至宣帝黃龍詔書有云上計簿文具而已則在西漢已不能無弊矣況今日能盡革其偽者乎光武中興歲正月旦臨軒受賀而屬郡計吏皆在列言屬郡計吏則遠方在東漢未必偕至況今日川廣之遠其能使如期畢至乎莫若歲終令戶部盡取天下州郡一歲之計已足未足虧少虧多之數依常平收支戶口租稅之例並皆造冊正月進呈丞相選一人考覈而明其殿最事下戶部權戶部侍郎曾懷言諸路州軍遠近不一若取會齊足攢造亦恐後時乞令各州具合發上供錢帛糧斛數目歲終造冊正月遣人投進仍立式行下從之其年三月丁未也識者謂臺臣所奏可謂仁言若上計之法果行則公私急迫久矣壽皇卒不施用蓋以此夫

慶元會計錄

慶元會計錄者始用殿中侍御史姚愈建請命金部郎

中趙師炳戶部郎官楊文炳同編集三年三月書成

紹興至淳熙四川宣撫司錢帛數

鄭亨仲為四川宣撫副使時本司有隨軍激賞撫養降賜四庫其數多夥趙德夫不棄來總計欲盡取之亨仲不與由是有隙及亨仲得罪本司椿坐錢至五千萬詔分撥赴行在餘命總領所拘收乾道三年五月吳信王薨六月復除宣撫使九月虞丞相入蜀宣撫使隨軍撫養二庫見在錢引八十九萬緡金五千三百兩銀一萬一千兩帛八千五百疋皆有奇此紹興末吳信王為宣撫時所儲之數也五年三月虞丞相召七月己巳王公明

樞使入蜀兩庫見在錢一百二十四萬緡隨軍庫一百

十九金八千一百兩隨軍庫七千八百八十餘兩撫養庫二千六百餘兩銀五萬

一千兩隨軍庫四萬九千餘兩帛四千五百疋並隨軍

一作亦有奇八年九月王公明召十月癸亥離司兩庫

見在錢六百八十九萬緡隨軍庫六百七十七萬緡撫養庫一十萬金一萬

兩隨軍庫九千六百六十兩銀五萬一千兩隨軍庫四萬

撫養庫一絹八千一百疋並隨軍庫亦有奇然隨軍庫管朝

廷封椿度牒錢四百四十萬緡又有未償茶馬司置馬

錢四十七萬餘緡則兩庫實二百一萬緡也是歲宣撫司近虞丞相支遣及造器物共用金三百兩銀六千五

百兩而錢帛不與焉十二月晦虞丞相至興元兩庫見
在錢六百八十二萬緡隨軍庫六百七十二萬四千緡無養庫九萬四千緡金八
千二百兩隨軍庫七百八十四兩銀四萬六千兩隨軍
萬四千五百兩撫帛四千六百足亦有奇淳熙元年二
月癸酉虞丞相薨兩庫現在錢七百四十三萬緡隨軍
百三十七萬二千緡撫金八千二百兩銀四萬六千兩細
撫養庫六萬三千緡目乾道九帛二萬四千四百足隨軍庫二萬二千
年十二月亦有奇蓋增虞公所攜度牒直一百五萬視王公
十尺明時減五十萬而無負茶司錢凡宣撫司可用之錢大
率二百萬緡爾是年三月丙申鄭仲一出使七月丁亥

仲一復為參知政事應本司見在錢銀物帛令總領官
趙和仲公說盡數拘收令頂椿管仍令湖廣總領所遣
屬官一員同本所官紐計除措八月庚午日又命宗正
丞李叔玠珪兼權戶部郎官往興元拘催宣撫司錢物
赴行在虞公之將沒也奏言拘籍到總領所積年歲
用外金錢七百九十餘萬緡合本司所積為一千六百
二十餘萬緡故命取馬十二月壬午復置宣撫司以沈
德之樞密為使見拘收本司但于錢物軍器等依舊歸
還尋又詔應于舊屬軍中場務並還諸軍宣司毋得取
命下沈樞不樂時湯朝美為右司諫復奏罷宣撫司二

年六月庚戌從之于是吳挺已為興州都統制置司利源多為所擅前後二十年財帛不勝計矣

四川椿管錢物

祖宗時蜀中上供正賦之外惟有三路絹網三十萬疋

布網七十萬疋每疋為直三百文而茶鹽酒皆未有管

權是上供之外一歲供于地方僅三十萬緡也絹直九

一萬自元豐權茶歲為百萬市馬以赴中都而所出已

三倍于祖宗之世矣災興以後關陝之兵轉而入蜀

歲用率二千萬緡作二一則民力大屈然猶有可諉者曰

兵以衛民亦蜀用也而養兵之外又有竭澤者焉樓仲

輝宣諭陝西于四川無預也又取蜀中金四千兩銀二

十一萬五千兩絹八百匹作百一錢九千萬緡錢引一百

萬其歸也遂以為激賞庫之獻此其一也紹興九年八

歸鄭亨仲之罷宣副也諸庫之儲近五千萬制置司僅

留二十萬緡餘分撥赴行在者不知其數此其二也十

年五月甲申王瞻叔之括白契也得錢凡四百餘萬緡作百一

而蜀中大擾沈德和言于朝初命總領所椿管既而吳

挺乞撥其若干買馬進隆興二年十二月丙申旨揮又撥一百五十

萬緡赴南庫乾道元年五月辛亥旨揮又撥五十萬緡併赴湖廣乾

元年十月最後曾欽道又乞撥所餘二百六十五萬緡

赴西庫

乾道二年三月壬寅旨揮

而蜀中不復得一錢矣此其三也

虞雍公薨也宣撫司椿積及拘到總所歲用外錢共為

一千六百二十萬

八百三十餘萬椿積初遣戶部郎官

淳熙元年八月

丹稜李珪叔玠奉使起發

淳熙元年八月庚午旨揮

叔玠持不可

上猶難之會復置宣司事得暫止

十二月辛巳既而宣撫司

再罷乃命總領所椿管

二年六月辛酉旨揮

淳熙初龔實之行丞

相事始奏損四川緡錢之贍湖廣者四十七萬緡以減

酒課

三年六月既

又暫捐其餘一百十九萬緡者凡九年以

為邊備

二年四月自是計所椿積稍充

光宗登極又因劉

德修少監有請再捐三年之出凡四百六萬八千緡

熙四年之數不同當致對減鹽酒重額錢即此錢也熙

十六年四月已旨揮

然四路常歲實發止六十餘萬緡而已又

以買發物價計之折閱中半僅為三十萬緡楊嗣勛時

總蜀計又搏節三十萬緡以益之自紹興癸丑以後對

減九十萬緡之數遂以為常迄開禧丙寅凡十有四年

蜀人霑減放之恩無慮一千二百六十餘萬光宗之

施博矣

四川宣撫總司抗衡

鄭亨仲在蜀久秦會之惡

其專始命趙德夫以少卿為之自是二司抗衡開禧用

兵程松吳曦並為宣撫侂胄急于成功遂有節制財賦
指揮且許按劾于是計司拱手及安觀文為宣撫薦陳
逢孺總賦逢孺事之甚謹時蜀計空虛而軍費日夥宣
司為之移屯減戍運粟括財計司實賴其力後以兌引
事稍有違言逢孺不敢劾也王少監釜子益代陳總計
先請于朝尚書省勘會軍政財賦各專任責權臣前降
節制財賦指揮合行釐正于是二司始悞未數月二人
交章乃移子益湖廣總領焉

四川總制司爭粥鹽井

王子益之總計也制置大使司奏乞減三路兵籍以八

萬一千人為額有闕乞招填然兵籍舊額八萬九千人
曦亂後僅存七萬餘人雖云減額八千若盡招填實增
萬人矣會朝廷泛行下三衙江上及四川諸軍覈實詭
填虛額遂止三路官井舊法令人承前自軍兵總領所
已依官田法召人投買得錢數十萬緡大使司以為未
及價復賣之又得錢百萬緡入制司激賞庫王子益以
為失信檄止之大使司乃以計所負制司廣惠倉米三
十萬石言于朝子益議遂格

嘉泰補糴關外椿積糧斛
關上積糧八百餘萬斛然陳子相因庾吏率全其局鑰

以相授至可食者則無幾嘉泰甲子正月有言北境增
戍積糧者朝廷下制置司遣官盤糧且令除其腐敗折
閱之數所有累界官吏失檢點之罪並特免時陳日華
曄總賦遂降度牒二萬五千道下總所收糴補填焉

四川宣撫司科對糴米

丁卯十二月宣撫副使司檄東西路漕司各糴米二十
萬斛夔路漕司十萬斛制置司總于成都府糴十萬斛
並遣官運送沔州制司屬官見之皆忿曰我北司也乃
為若市米耶楊端明白理不可拒第徐為之用一作可
耳時宣撫司方科民戶對糴米乃報以抱認六萬斛其

半本府坐倉其半九縣對糴既而楊公召歸事亦遂已
對糴者紹興初有之休兵後罷去蓋每民戶稅產一石
則科糴一石故謂之對糴焉

出兵馬

沔州十軍分正副兩司事始

沔州諸軍自昔為天下最蓋御前諸軍惟蜀中有關陝
之舊而武興之衆至六萬人分為十軍其間催鋒踏白
二軍又沔軍之最利者也自淳熙以後不除副都總制
郭子明為帥朝廷始用王大節曦至罷之曦誅安觀文
奏復此官以授李好義命下而好義已死乃用王喜為

之蓋王喜專兵宣司欲殺其權故也始朝廷命宣諭使
吳德夫來議分十軍以屬兩將俄喜罷去宣司將移司
並昌方以李貴自衛乃奏副都統制自河池移司利州
貴自中軍統制官升充副都統制未行副宣移知興元
府復命貴為興元都統制而蘄州防禦使朱邦寧代之
邦寧本楊巨源所給納也明年夏利州諸軍因校罷忽
出城刈民麥彌亘三十里殆無子遺邦寧急出城彈壓
杖殺為首者數人總領官陳逢孺大驚命大軍倉人以
官麥五斗貸之衆乃定安公聞之即遣使逮邦寧數其
罪降為沔州中軍統制遂以知天水軍張威代之嘉定三年

五月自是沔司事權稍殺矣

正宗卿創淮西武定軍

始淮南兩漕司招輯邊民號鎮淮軍多至十餘萬人日
給錢米悉視效用所費甚廣既不黔涅漫無紀綱久之
廩給不繼公肆剽劫嘉定改元宗卿復為江淮大使朝
廷慮鎮淮或生他變遣宗正丞常褚叔度奉使措置且
就令商度宗卿乃先隨雄淮所屯分隸逐州守臣節制
尋奏以淮東人數少令帥漕任貴棟汰除願歸農外僅
八千餘人刺其半充効用以補鎮江大軍及武鋒軍缺
額淮西人頗衆合六萬餘人乃委制司屬官陳師文同

漕臣張穎棟刺二萬六千餘人充御前武定軍分為六軍各置統制自是月省錢二十八萬緡米三萬四千六百餘石而武定亦成軍伍准西頗賴其力焉

黎雅嘉定土丁廩給

成都路南邊黎雅嘉定三郡皆有土丁更番上寨守把邊面多者數千人淳熙中留丞相帥蜀議者奏取黎雅

二州民兵依利路義士法措置乃與總領財賦馮憲廷式共議遣本司幹辦公事馮震武傳之往二州籍之州

選二千人分上次等上等六百為點集之丁依諸州軍弓手例月給錢三千五百次等千四百為居守之丁依

龍州弓箭手例月給錢一千二百皆以五十人為一隊

擇有物力材幹者為隊長月給各倍之教頭以下差減

每一隊教頭一名月增支千五百隊司一名急脚二名月各增支百備居守者遇冬就鄉

教閱五日備點集者月教于鄉冬則從守臣點集教閱毋過半月官為給賞上等八斛弓二石五斗弩遇團結

仍給口糧計月給及教閱除戎一作之費為錢十萬引

上等月給五萬四百引次等月給三萬六百引教閱賞給修治器械等共約一萬引茶馬司出三萬制置司總領所各二萬提刑司轉運司暨黎州各半

之奏可時淳熙已九年矣未幾提刑果想一作以匱告

遂損其三之二自淳熙十四年以開禧末高吟師既叛

楊端明為安撫使遣兵馬鈐轄劉忠亮權安撫司幹辦

公事李嘉木更選雅州三縣並邊實居之丁以遠近為

率分三等季給凡把截將士上丁三千三十二中丁千

四百四十三歲用錢三萬六千一百六十四引米四千

石五里內把截將士十人十里內二人二十里內一人每

人季給米一石錢三引五里內上丁一人并十里內上丁

五百季給錢三引中丁七百人并十里內上丁

十里內上丁九百二引十人每季給一引半二十四人二

里內中丁二百一十一人每季給一引

雅土丁朔支月給團結教習往就緒而嘉定土丁五

千餘人則未有以給之也利店之役李季允為提刑乃

白制置大使司欲如軍兵所使一作賜例給以匹布計其

直為萬二千引大使司命取之帥漕府憲四司自嘉泰五年為

始安撫提刑轉運司嘉其後漕臣趙師嵩一作應副一

定府各司歲認三十引年帥臣黃伯庸未嘗應副也會虛恨蠻入塞土提刑楊

伯昌乃于犍為峨眉二邑土丁中擇其少壯者二千人

團結教閱援黎雅未等土丁例月支食錢一引歲為二

萬四千引大使司給其半就以多悅胡心并鹽惠與之

又命帥漕憲三司約給其半舊提刑司有備邊四十萬

開禧未宣撫副使司遣屬官根括餘羨盡取之其後季

允自崇慶改除携崇慶羨緡及本司所措置積成十萬

安邊司結局大使司奏取其四之一以賞軍及是所存

繞七萬餘緡而不得擅用伯昌以為請事下戶部乞下
制置司契勘詣實責令安撫等司解撥應副毋令闕誤
嘉定七年六月丁巳從之自是三郡土丁月廩始均一
矣凡嘉定土丁之目峨眉縣七寨揀中一千人
中鎮寨五百五十人
東蠻溪口寨黃茆寨銅山寨每寨各百
人羅忽寨東蠻漢寨涇口村寨每寨五十人
捷為縣
十二堡寨揀中亦千人
平戎新堡百四十人
舊堡一百人
利店榮丁賴因
沐川四寨各百人
威寧寨九十一人
永開堡關閣白雀寨
龍蓬堡五十四人
永開堡關閣白雀寨
研四十六人
皆提刑司印給公據分四十隊
隊五十人
置教頭旗頭隊司各一人隊十人
一作四十七人
官給旗幟隊為一號又創教場二十四其在峨眉者十一
中鎮

寨教場八隊
銀鑄作山寨東蠻溪涇口寨教場各二隊
黃茆平寨昆村寨東蠻溪寨涇口寨羅忽寨及中鎮寨之
鋒子溪月峰山黃茆平在捷為者十三
平戎舊堡新堡
寨之棚村各教二隊
利店白崖寨龍蓬永
威寧寨場各教二隊
利店白崖寨龍蓬永
閣鳩堡利店北寨三賴研場各教一隊
選官軍精于
技藝者教之從其土俗用木弓木弩長槍蠻牌自十月
為始日令赴教場三八日上寨合教春秋大閱每縣各
摘三數百人上府同官軍教閱往來之費官為計日給
之提刑親臨按試其藝出眾者優加犒賞遷補名目
歲冬十月人給布袍一事月給食錢一千平居各隸本
寨寨將一寨有警諸寨點集應之所集人丁臨時聽部
轄官節制始伯昌團結土丁或者謂其無益及後教成

明正維也

兵馬

可用者居半焉。

黎州揀丁 土義勇

黎州揀丁土義勇皆淳熙間所創揀丁者土丁之係籍者也。在乾道間團結至五千三百三十有五人。淳熙八年守臣龔總被旨措置擇其上者三千一百二十人以雄邊義勇為名分東南西南正西三邊邊千四百人使之閱習武藝守把邊面。九年正月得未幾言者乞黎雅

二郡土丁依利路義六。一作格法措置詔二郡各選二千人留丞相為制置使乞黎州增八百人雅州增四百人奏入不許。淳熙十二年二月二十六日自是係籍之丁頓減矣。其

始立法也。上丁六百。人月給錢三千五百。次丁千四百。

月給錢一千。其後上丁不及百人而請給亦不時得。嘉定三年守臣何德彥既至官乃核實丁籍擇其少壯者

以千四百四十人為揀丁。正西邊八百四十人每十人為

甲十甲為隊。選有物力材幹為鄉里所推者統之。又取其

餘四千二十九人謂之衍丁。東南邊二千一百一十

四人。正西邊一千若有邊事則揀丁任防捍之責。衍丁

六百六十四人。守護鄉井而已。土義勇者留丞相所創也。淳熙十六年

日得 淳熙十六年不加刺涅募土人為之。凡二百人。月人給錢七引。

自制置司支降。紹熙間鄱陽王聞禮為守始命涅臂如

成都西義勇之法德彥至止又增招二百人月增米三斗錢通舊為八引稍減更戍之兵而邊備亦飭矣

瀘州長寧軍勝兵

夷義軍

瀘州長寧軍勝兵者政和未所創而瀘叙州長寧軍夷義軍者元豐間所團結也始自大中祥符二年秋嘉眉戎瀘州都巡檢使孫正辭被命討江安夷寇以北兵不諳山川道路因點集鄉丁目曰白茗子弟給兵器使為鄉導事平皆賜錢罷歸皇祐元年秋始令子弟抽點隨軍者日給糧米又令主戶名下差撥子弟人數最多者權立主戶充指揮使等名目以統之時三邑子弟之籍

總三千三百六十有三人而合江獨有藥箭弩手百餘人每軍行尤賴其力三年冬始立子弟賞格每捕斬夷賊一人給錢三緡五年夏用知梓州呂士龍奏又令瀘川江安教藥弩手各百人自是三邑皆有藥弩手至至和二年用轉運使錢中孚奏始令子弟同官軍把守諸邊寨五寨共計八既而又慮妨其農業治平元年乃命權放一半遇有警則盡調之熙寧九年夏有知南溪縣史敏孫者言瀘州疆界濶遠地皆沃壤往年因邊事民多棄而不耕今消夷已平可募人耕田給為永業漸教武備詔以付經制夷事熊本然未有定說也元豐二年

遂命依黔州義軍法團結十九姓夷人三千八百九十
五為夷義軍皆年十八以上皆刺之遇勾集把隘則日
支錢米五年令戎州買馬配之始時轉運司言收到夷
人山地一萬餘曲鼻一作地埤田一作一萬八千五百三
十畝除林箐外約下種七千五百四十三石合出納課
租一萬六千八百九十九石乞招人租佃而瀘南沿邊
安撫使王光祖恐夷人生事乞就給付投降夷人佃食
許之元豐五年得旨六年詔瀘沿邊諸寨子弟兼丁之家編入
保甲教閱仍不妨子弟差使元豐七年間又團結新復
羅始党一帶夷族一萬五千六百六十人為夷義軍自

是我瀘二州夷義軍之籍至二萬六百三人歲于農隙
按試量行犒設元祐二年罷犒試政和末趙適為轉運
使既平晏夷乃言得其膏腴之地乞做陝西弓箭手法
召募瀘戎州長寧軍土丁子弟給田刺手以實防邊俾
代官軍守禦奏可六年閏正月也其三月又用安撫使
孫曦叟奏分田以投降羗使與土丁雜處適始度其地
又給百畝可募兵三千七百而有餘其後根括並邊
田之隸于官者止可贍三千兵乃奏奪邊民所市夷田
以益之又奏所招凡二千七百人長寧軍樂共城各五
堡各三百武寧寨板橋其虛實不可攷也七年又調青
梅鎖石笋壘各二百

山史君寨子弟往綿州捍禦夷賊失利是歲更名土丁子弟為勝兵而子弟之名廢矣宣和二年又詔聯義軍為保伍已而瀘叙諸州皆以為不便罷之迄淳熙八年瀘州五城寨勝兵之籍總七百五十四人視政和纜三之一所授水陸田合千頃樂共城二百八十四頃。政和堡二百二十五頃。博望寨一百八十一頃六十畝。梅林堡一百五十頃。而水田纜四之一馬。至開禧間勝兵所受之田又止為九百四十四頃而牛之係于籍者三百而羸馬之係于籍者五十而弱皆莫知其虛實者也

李伯和放散忠義民兵

自開禧用師而淮襄之間忠義民兵有名籍于官者甚衆合錢米計之歲用約有六十緡而養一兵其視正軍之費無幾矣嘉定再和首議汰兵遣正宗卿為江淮制置使先以汰雄淮軍五六萬然兵未盡去也何自然繼之次第散遣二年四月戊辰自然言本司近放散廬濠州忠義二萬五百八十六人各令歸業雖所費為錢三十二萬七千餘緡米六千餘石而每歲却錢省二百十三萬餘緡米一十一萬三千餘石人望闕謝恩歡呼而去有田之人預于江南經營牛種其無田者多入城市開張店業此乃本司幹辦公事徐剪體國任事之力

望賜賞詔剪特遷一官權知濠州其年六月辛卯京湖制置使李伯和亦言昨有創招軍額團結忠義休兵之後依舊支請糜費廩給已分委官屬前放散開落計二萬六千二百一十三人詔獎諭未幾沿淮盜賊剽劫滋起言者謂此皆前日放散之人則所謂歡呼而去者殆樂而去為盜耳請罷剪攝郡追所遷官七月癸巳從之是時所在揀汰民兵既無所歸後多散而為盜伯和命每郡擇其豪首一人授以兵官使之彈壓由是其黨帖然江淮川蜀諸司所措置皆莫之及也

王德和郭杲爭軍中闕額人請給德和減馬料

四川大軍獨武興為多自乾道休兵後將領多闕員計司因其闕員遂不復放行請給紹熙中吳武穆挺為帥楊嗣勳總計吳屢以為言嗣勳但以族商量答之及再請則以本所乏用更俟措畫為詞每一書往來則閱數月久之乃遣屬官一員往軍中面議自始羗至還司又已半歲戎司亦遣其屬來一作報聘卒不得要領而歸相持久之遂已及王德和總賦遂移文詰難欲除其額郭大尉杲言于朝德和卒坐此罷先是關外諸軍廩賜既薄惟馬軍所請馬料每石估七千每石麥止直四千而已軍士反資其贏以自給故有馬養人之論德和

曰馬所食者料耳未嘗食錢也吾詎知其他邪命以正色給之由是戍卒叛走未幾陳日華代德和悉復其故

云六傳是言子欽與年坐以罪去其國收諸軍

關外諸軍多為諸將私役其間軍士有因食而為手技者則又有拘而使之否則計日而責其工直以故士日

益貧家子欽知金州子欽眉山嘉定二州遇歲抄有軍

士夜揭民居之楮鏹者蜀人遇歲除則楮鏹徧帖為廂

巡所縛子欽怪而問之曰某粗能抄紙本將日責抄紙

若干張未嘗給其直也計無所從出故至是耳子欽憐

而釋之金州惟西門一軍頗富蓋其壁壘在崇崗之上

家有荒田始鋤之以植菜久而知其利也則更之以粟

麥歷年既久墾植益勤遂乃足食乃知屯田誠為大利

要在使其樂為之耳

都統制劾制置使擅兵一作興

四川關外三大軍自宣撫司廢後得旨聽制置司節制

由紹興丁卯至于淳熙庚子凡四十有四年矣會黎邊

有警胡長文為制置使調綿梓大軍二千合內郡禁軍

為四千五百付成延光高晃討之二人輕出而敗長文

又調劔閬利州大軍三千往援之吳挺為興州都統制

大怒密劾制司調兵非計乞正光延晃之罪長文竟罷制置使其年九月也議者謂長文措置失當誠可罪但非挺所當劾耳及紹熙壬子瀘卒張信作亂殺其安撫使時京仲遠帥蜀調潼川所屯御前後軍數百往討之興元都統制復劾制司擅發兵密院葛楚輔陳叔進胡子遠進呈得旨令制司具析命下而仲遠已去丑宗卿入蜀即奏以為三屯遠在西北兵權節制必寄之置制司朝廷事計當然今軍帥狃于陵夷反謂制司擅興違戾至此豈不大失本意乞下令司具析仍責令遵守舊制三屯頗嚴憚焉宗卿所謂狃于陵夷蓋專指挺也

諸路陞差審擇沿革

初葛楚輔在樞筦奉請江上諸軍陞差統制官至淮備將者自主帥解三人赴總領官選擇一名申樞密院事既行諸將皆不以為然慶元初有旨自今陞差並委主帥選擇令總領或屯駐處守臣審覈保明申樞密院紹熙指揮勿行先旨 在紹熙四年正月乙酉 後旨 在慶元三年三月戊午安觀文一軍政

虜亮之求釁也楊元老乞以四川制置司王剛中或興州都統制吳璘為大師于是除璘宣撫使命剛中移司利州同措置軍前事務然軍事進止皆決于璘

州都統制前執政乃命為宣撫使而曦副之松移司興
元東軍三萬屬焉曦進屯河池西軍六萬屬焉西軍出
入曦得自專松無所關與及安觀文為宣撫副使欲鑒
前弊進退大將如呼小兒自是都統制不得自專而軍
政始一矣

惡札爛抄幾至不可句讀取花山馬氏校本細為改
定凡兩閱月始竟缺者重為錄補方成完書辛丑重
九記瓶花
齊原跋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第十七終 丙申九月廿五校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第十八 自此三本卷吳本從別本抄補
本任備行光緒辛校

邊防

丙寅淮漢蜀口用兵事目 自吳曦之變附

自隆興甲申朝廷與金人再和逮開禧丙寅凡四十三
年矣其年夏五月六日 丙寅內批北虜世讐久稽報復爰
遵先志決策討除宜頒詔音明示海內先是韓侂胄用
事又有勸其立蓋世功名以自固者侂胄然之嘉泰元
年秋八月 二日 殿前都指揮使吳曦為興州都統制規
陝之意自此起矣三年冬知安豐軍廉仲方言淮北流
民有願過淮者帥臣以聞會辛殿撰棄疾除紹興府過

闕入見言夷狄必亂必亡願副之元老大臣務為倉猝
可以應變之計侂胄大喜時四年正月矣既而時貽臣
施宿正旦副使林伯成皆言地方事其夏議追許知院
及之守金陵為出師之計不行而罷自是帥鄭挺淮
漕鄧友龍皆進用兵之策執政張伯子費介甫心知其
難而未敢顯諫皆出之潼守楊嗣勳湖廣總領傅景初
移言其不可相繼抵罪至開禧改元策士有論宜乘機
以定中原者侂胄大喜用兵之意遂決虜頗伺知之五
月遣其平章事僕散揆為宣撫使駐開封是月二十七
日甲申鎮江都統戚拱遣忠義人朱裕結漣水縣弓手

李全焚漣水縣李全即李鉄鎗六月五日詔內外諸軍密為行

軍之計十四日程資政松四川制置使李伯珍諫議以

論止開邊同日補外七月二十六日宰執陳自強等四

人援國朝故事乞命侂胄兼領平章臺諫鄧友龍等繼

亦有請七月四日自強等再奏五日侂胄除平章軍國

事乙丑日樞密都丞旨蘇師旦除安遠軍節度使在京官

觀是月李季章侍為生辰使乞斬朱裕梟首境上上從

之八月十九日趙從善罷戶部尚書以有異論也二十

日乙巳殿前副都指揮使郭倪為鎮江都統制十月李

季章使還言兵不可輕動不聽明年正月二十一日癸

邠先命戶部薛侍郎叔以為京西湖北宣諭使於是左
司諫楊枝大理少卿陳景俊太學博士錢廷玉皆言規
恢大計三月十三日癸巳遂命程松為四川宣撫使吳
曦副之十三日甲午鄧給士友龍為兩淮宣諭使二十
四日乙巳錢伯同罷參知政事行諫疏也後二日又降
兩官送信州居住二十六日丁未松始受命二十七日
戊申曦受命會徐文子自處州召歸入見論莫若因建
儲而弭兵二十八日己酉降其二官用殿中侍御史徐
榘章疏也四月十三日甲子兩宣諭使並升宣撫司十
七日戊辰吳曦兼陝西河東路招撫使十九日庚午秦

檜特追王爵乃改謚以李季章有請也詔郭倪兼山東
東京招撫使荆鄂都統制趙淳兼京西招撫使副都統
皇甫斌副之是日程松發成都二十六日丁丑吳曦遣
其客姚淮源詣虜廷獻關外四州之地求封為蜀王是
日鎮江武鋒軍統制陳孝廣復泗州江州左軍統制許
進復新息縣二十七日戊寅光州忠義人孫成復褒信
縣二十八日己卯泗州總領所以進義副尉楊巨源監
興州合人倉五月辛巳朔陳孝廣復虹縣侂冑聞已得
泗州乃議降詔七日丁亥詔下十二日壬辰楊嗣勳移
知成都府十四日癸巳程松至漢中是日皇甫斌大敗

于唐州興元都統秦世輔出師至城固軍亂池州副都
統郭偉主管馬軍行司公事李汝翌亦敗于宿州城下
二十四日癸卯倬等還至蘄縣虜退而倬等執兵馬司
後軍統制田俊邁以遺虜人乃得免二十九日甲戌安
子文以陝西河南招撫使隨軍轉運置司河池六月四
日甲寅鄧友龍還立宗卿代為宣撫使七日丁巳軍官
褒信縣十八日丁卯曲赦海州是日建康副都統田林
復壽春府二十八日戊寅蘇師旦在外宮觀以侂胄奏
劾也尋責柳州移韶州先是兵馬司及建康池州諸軍
渡淮者七萬及是招收僅等四萬立宗卿親往揚州部

分諸將悉三衙江上軍民之兵合四十六萬一千百三
十一人分守沿淮要害是日全州副都統彭輅進屯上
津金人封吳曦蜀王賜金印七月二日辛梁祥義士統
制毋思襲取和尚原權都統制范仲壬出師寶雞小捷
二十四日癸卯李季章參知政事八月二十四日丁卯
斬郭倬于京口諸將李汝翌王大節李爽皆流嶺南楊
嗣勳遺侂胄書言蜀兵驕糧乏國計已匱暫休息以為
後圖未為失計九月四日壬子虜復和尚原十月二十
九日丙子虜自清河口渡淮守將郭超失利虜圍楚州
十一月四日辛巳虜犯東陽有北來韓元靚者至真州

微露和意自言安陽人魏公五世孫也正宗卿遣人護
送北還令問端的七月甲申宗卿僉書樞密院事督視
江淮軍馬是日虜犯神馬坡荆鄂副都統友諒突圍趨
襄陽八日乙酉趙淳焚樊城九日丙戌忠勇軍統制呂
渭孫欲圖統制友諒格殺之十一日戊子以虜人渡淮
奏告天地宗廟社稷是日虜犯瀘州副都統制田林拒
之十八日乙未陳益之除荆湖宣撫使自湖廣總領除虜游騎渡
漢十九日丙申侂胄獻家財二十萬以贍軍優詔褒納是
日瀘州圍印宗卿所遣送韓元靚人還得幅緼乃行省
文字宗卿聞于朝二十日丁酉虜犯舊岷州踏白軍統

制王喜引兵遁二十一日戊戌虜圍和州守將周鼎拒
之信陽軍失守二十四日辛丑襄陽圍合趙淳憂悸成
疾將士奉之以守蜀漢路虜圍皂郊不下移屯天水縣
二十五日壬寅虜犯隋州守臣遜去州人具香花迎拜
虜斂兵不殺遂之德安二十七日甲辰虜犯真州士民
奔迸渡江者十餘萬鎮江守臣宇文挺臣亟具舟以濟
又廩食之于是濠梁安豐並邊諸戍皆沒于虜矣二十
八日乙巳虜陷西和州十二月二日戊申虜兵二萬人
犯德安府守將李師拒之是日虜兵二萬攻襄陽東南
西門不克四日庚戌虜陷成州守臣辛榘之道去是

晚吳曦禁河池縣退歸青野原七日癸丑曦自殺金平
退歸魚關是日和州圍解八日甲寅虜攻六合縣郭倪
遣前軍統制郭僕救之遇于滑浦橋官軍大敗倪棄揚
州走瓜州先是督府募得盱眙小吏王文持書幣往虜
帳大畧謂用兵乃蕪師且鄧文龍皇甫斌等所為非朝
廷意文等還虜答書悖慢多所要索且謂侂冑無意於
用兵則師旦等豈敢擅竒又言奉命征討不敢自竒進
止豈敢冒罪申奏督府再遺書許以刷還淮元流移人
及今年歲幣虜有許意朝廷乃以報書授督府督府遣正
從郎招撫司幹辦公事陳璧假工部員外郎與國信所

掌儀葛宗裔充小使持第三書以往會六合交兵郭僕
喪敗而第三書適亦犯虜之廟諱虜遂用兵詰責小使
却其書而還十一日丁巳虜陷大散關都統制毋思襲
不知所在十二日戊午思單騎至興元程松紘之以總
管孫忠銳權總制十七日癸亥夜魏友諒之軍又潰于
花泉友諒走江陵二十日丙寅虜遣吳端持詔印授吳
曦于宣口二十一日丁卯虜犯七方關興州中軍正將
李好義拒之二十二日戊子曦自宣口歸興州是日以
後淮南虜騎漸退濠州尚為虜劇使一統軍守之二十
三日己巳郭宜罷招撫使以卹宗卿奏劾也二十四日

庚午薛象先陳益之罷宣撫使副吳德夫為京湖副使
仍之江陵府二十六日壬申興州天赤如血照地如晝
自月初有兩日相摩于初晴之時至是復有此異二十
七日癸酉曦始稱蜀王二十八日甲戌鎮江副都統畢
再遇升都統制權招撫司公事二十九日乙亥程松自
米倉山路出閬州順流以歸三年正月丁丑朔正宗卿
罷初小使既却還正卿復乞朝廷移書虜帳以續前議
又謂虜指太師平章為元謀若移書乞暫免係銜侂冑
大怒故宗卿據罷宗卿道遇所遣使臣皇甫恭自汴京
回言行省完顏弼右副元紇石烈志寧皆有和意三日

己卯吳曦自下榜于四路偽四川都轉運使徐景望
入利州為總領官劉志夫所逐己卯張知院嚴督視江
淮軍馬開府維揚六日辛巳吳曦遣催鋒軍統制祿禧
以兵一萬戍萬州八日癸未虜入階州十五日辛卯權
大安軍馬震仲草父不受偽命飲藥死十八日甲午曦
僭位于興州以安子文為丞相長史權行都省事子文
稱疾不出曦又下黃榜于四路二十二日戊戌利州轉
運判官陳咸逢孺不受偽命削髮于利州之石鐻二十
四日庚子彭輅以帳下百餘人奔襄陽二十五日辛丑
李好義安其徒謀舉義二十七日癸卯嚴進引兵入成

都二月二日戊申楊嗣勳下令稱提錢引大書開禧之號

揭之木榜以數千計十一日丁巳祿祁自重慶引兵入

夔州祈即禧也避十三日己未曦反書聞程松罷臆書

拜楊嗣勳為制置使侂胄與曦許以茅土之封書與御

札同發十六日壬戌楊巨源至興州見安子文謀舉義

子文喜十七日癸亥始出視事十八日甲子曦之客番

陽董鎮以為命至成都二十四日庚子襄陽圍解二十

五日辛未鳳州進士楊君玉引楊巨源以見李好義二

十六日壬申巨源介好義以謁子文議遂定君玉退與

其鄉人白子申共草密詔而子文潤色之二十八日甲

戌巨源書密詔以納子文二十九日乙亥未明好義以

所結官軍殺曦于偽宮軍李貴斬曦首巨源尋以義士

至君玉宣密詔子文權宣撫使巨源為叅贊軍事三月

二日丁丑侂胄手書興州是日斬徐景望四日己卯利

東帥臣劉師文帛書至行在復賜帛書令從長處置六

日辛巳董鎮至廣都為費戒甫所殺新知潼州未上十一日丙

戌賜安子文帛書諭以能殺曦報國當不次推賞雖二

府之崇亦所不吝十二日丁亥新潼川府觀察推官趙

彥呐斬祿禧于夔州十四日己丑瀘帥李君亮所遣間

使至行在就賜費戒甫帛書令協心經理十七日壬辰

興州路白軍統領劉昌國引所部至階州虜引去十八日癸巳興州中軍統制李好義復西和州二十一日丙申命吳德夫兼總西一事二十二日丁酉虜去成州二十四日巳亥興州都統制王喜至河池而虜已遁二十五日庚子露布至行在朝廷大喜即日拜安子文端明殿學士知興州兼四川宣撫副使而楊嗣勳為四川宣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許子為四川宣諭以起居程舍人充程松落大學士降六官筠州居住是日忠義統領張翌復鳳州二十六日辛丑曲赦四川二十七日壬寅程松再責順昌軍節度副使澧州安置三十日乙巳改命吳德

夫兼四川宣諭使是日忠義人劉信復黃牛堡四月八

日癸丑忠義人復大散關十五日庚申宇文挺臣權京

湖宣撫使自兵部尚書除二十二日丁卯吳曦首級至行在詔赴都

堂審驗詔楊嗣勳赴闕吳德夫代為制置使二十三日

戊辰獻曦首于廟社梟三日錢伯同復除參知政事二

十八日癸酉虜復取大散關五月八日癸未楊巨源殺

孫忠銳于鳳州十六日辛卯巨源身與虜戰敗于長橋

二十三日戊戌楊嗣勳依舊四川制置使吳德夫撫諭喝

犒畢赴行在二十六日辛丑興州副都統制李好義襲

秦州不克敗歸六月十五日巳未好義遇毒死十九日

癸亥大府寺丞林拱辰為金國通謝使以書通虜方信
 如瑞自軍前歸言虜有和意也二十八日壬申安子文執
 楊巨源以屬吏二十九日癸酉夜將官樊世顯殺巨源
 于大安之舟中七月二日己亥通謝使發行在八月十
 九日壬戌密劄除劉師文四川宣撫使隨所在置司事
 訖奏九月四日丁丑詔以和議未可就令諸大帥申徹
 邊備時方信如自州歸言虜人欲責正隆以前禮賂且
 以侵疆為界又索犒軍銀共數千萬又欲縛送首議用
 兵賊臣信如至都堂不敢遽白侂冑窮其說乃微及之
 侂冑大怒復有用兵意六日己卯辛幼安除樞密都承

旨疾速赴行在會幼安病卒乃己八日辛巳詔督視張

知院日下前來奏事以久無功也九日壬午信孺坐以

私覲物作大臣送遺有失事體追三官臨江軍居住十

三日丙戌詔通問使還行在命淮西漕臣張頴措置雄

淮軍十八日辛卯新除殿前副都指揮使趙淳為淮制

置使二十一日甲午張知院罷二十八日辛丑監登聞

鼓院王柟持書赴金國都副元帥府

柟倫孫自主管臨安府城南左廂公

事十月七日己未詔諭軍民以和議未成虜多要索之

故詔詞畧曰第惟敵人陰誘賊曦計其納叛之日乃在

交鋒之前是則造端豈專在我又曰是雖過舉蓋由係

于綱常理貴反求况此形于悔反我和戰視敵從違
自用兵以來蜀口淮漢之民死于兵火者不可數計公
私之力為之大屈而侂胄歸罪虜人加兵之意未已國人憂
之遂有去凶之議焉去凶和戎事体尤大語在朝事中可互考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第十八終

丁亥三月二十九日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第十九

邊防

女真南徙金國五世八君本末

金國自完顏旻建國稱帝至金主珣凡五世八君而始
衰金國者在契丹之東北長白山之下烏綠水之源蓋
古肅慎氏之地其國在漢稱挹婁南北之間稱勿吉隋
唐稱靺鞨至伐中真祖宗時嘗通中國後臣属于遼
完之始祖指蒲者新羅人自新羅奔女真女真諸酋推為
首領七傳至是而始大所謂阿骨打也建中靖國元年
遼主天祚立淫虐不道阿打叛之政和四月用兵連年遼

奪地大半重和元年八月阿骨打始稱帝以其水生故
曰大金改元元輔歲次蔡京童貫聞之募人泛海徃使
約夾攻遼人以燕地歸我宣和四年冬童貫伐燕為遼
人所敗其十二月阿骨打入燕五年春王黼與金人約
歲賂金帛五十萬足兩貸一百萬緡而請薊六州之地
阿骨打許之其五月乙丑阿骨打卒年五十六在位謚
曰武元皇帝廟號太祖阿骨打有八子不立立其弟晟
所謂吳乞買也晟立改元天會元年癸卯七月春天祚為金人
所殺冬十二月遂寇京師靖康元年朝廷割河東北三
鎮與之盟而歸其冬再入京師陷紹興四年冬晟卒年

六十一在位二謚曰文烈皇帝廟號太宗有子八人不

立而立阿骨打孫亶蓋阿骨打諸子之可見者其長曰

梁宗國王宗秀小名固世次曰許王景宗傑即引兵陷

京師者幹離不也晟之世為右副元次曰宋王宗幹亮

父也後追次曰宗後阿骨打嫡子不及封後其次曰晋

號曰德宗子亶立返号景宣皇帝次曰梁

王宗輔子襄王立改其名為宗克号曰懿宗後其次曰梁

國王宗弼即引兵渡江陷二浙者謂兀朮也亶之世為

相兼侍中都元次曰曹國王景敏亶之世都元帥吳乞

買之長子宋國王宗盤亶之世領三省次曰兗國王宗

雋小名蒲次曰虞王宗英藤王宗偉以上三人亦次曰

沂王宗賢曹時為左丞相次曰衛王宗義亮時判大宗正事次曰代王

宗懿亮時為東次曰晉國王宗本亮時為太傅領三省

所阿國打初起兵皆以宗族近親為將相主兵者曰晉

國王宗維蓋阿骨打從兄之子其初曰効闕乃所謂國

相粘罕也晟之世為左副元師其主謀之曰陳王希尹

亦阿骨打之疎族于屬為子所謂兀室也曹之世為左

又其次魯國王昌乃阿骨打之從弟所謂撻懶也曹之

左副元又其次曰姜宿晟之世為陝西曰撒离喝曹之

帥誅死皆女真人不知其族屬之遠近自曹之立粘罕

首罷兵柄憤悒而亡儿室挺撒离喝次以受誅而晟

子孫勦戮殆盡曹初立猶天會之號至戊午始改天眷

辛酉改皇統盡九年而為其從弟左丞相岐王亮所殺

紹興十九年十二月丁巳年三十一在位十五年追廢為東

昏王亮死乃謚曰武靈皇帝廟號閔宗久之又改謚考

成皇帝曰熙宗亮亦是之孫而宋王宗幹之子也初年

改天德乙巳年癸酉改真元其春徙居燕京號曰中都丙

子改正隆盡六年而亮引兵南寇國人不堪其虐十月

丁未共立其從弟東京留守葛王褒為帝諸將問之弒
亮于揚州鎮之龜山寺紹興三十一年十一月乙未卒
年四十在位十二年追廢為海陵王謚曰煬褒亦是孫晉

王宗輔之子也既立改大定元年辛巳大定之四年復與本

朝議和紹熙元年春更名雍雍有子七長曰越王允升

次日允恭太子早死淳熙十年夏所謂顯宗也環立追次日曰

鄭王允蹈于次為第六環之世為武定軍節度使誅死次曰衛王允濟于次為第

七允恭二子長曰豐王珣次日曰原王環嫡子也雍以為

大孫大盡二十九日雍卒紹熙十六年癸巳正月也年

六十八在位二年號曰世宗為人仁厚不用兵北人謂之

小堯舜環立庚戌改明昌丙辰改成安辛酉改泰和泰和

之六年南北交兵又二年始更成而環卒嘉定元年十

一月丙辰也年四十一號曰章宗初環立也越王鄭王

皆有不平語環召鄭王殺之越王有二子長曰愛王趙

妃所生葛王愛之賜以鉄券環惡之而不敢殺也愛王

尋居上京以叛越王遂為環所殺慶元元年五月環死無子而

雍之諸子允濟在環所嬖內侍李黃門者傳環遺令與

尚書右丞相撒罕共立之愛王時在中都允濟疑其為

變因一定拜撒罕大帥領三省事封申王明年改元

大安元年辛巳壬申改重慶癸酉改至寧環之在位也允濟

被命往靖州受黑韃靼進奉見其王沒真桀傲不遜恐

為邊患欲歸白環除之會環病卒大安三年辛未本

春三月韃靼入貢允濟遣重兵分屯山后欲就進場

襲殺之然後引兵入會虜之軋紀軍有詣韃靼告其事者韃靼疑未信言者再至韃靼入伺之得其寔遂遷延不進秋七月十八日丁酉夜韃靼軍倅至與金人戰于灰河凡三日勝負未分忒沒真選精騎三千馳突虜軍虜軍亂忒沒真自以大軍乘之允濟急命西京留守紇石烈執中領大兵迎敵于大勝甸執中者老将也知兵書善戰自允濟之立心常不服至是不肯力戰其下觀望遂大敗執中以百騎奔還允濟怒罷之韃兵至翠屏口虜大敗九月十四日攻奉聖州後二日破之進軍野狐領允濟再遣兵迎敵以車為陣又敗十月韃兵至晉

縣拒燕京八十里崇慶二年

本朝嘉定五年

正月韃兵至居庸

關左將軍完顏福敏棄關遁允濟素鄙吝士不用命允

濟議以細軍五百自衛奔南京

開封府也

會細軍五百人自

相激厲誓死迎敵殺韃兵數百韃兵不敢進問所俘鄉

民此軍有幾鄉民給曰二十萬韃靼惧遂斂兵而退至

寧元年

本朝嘉定六年

秋七月韃兵復至山后都元帥完顏福

海迎敵而敗允濟黜之八月起紇石烈執中為右副元

帥將武藝軍三千復往迎敵二十日戊子發燕京先是

左副元帥南平者迎合允濟之意沮格軍賞衆共怒之

執中因人心之憤欲廢允濟遂回軍以誅南安為名二

十四日壬辰軍至東華門外召南平計事手刃殺之宮
中聞變門皆不開執中召細軍大將全壽語之曰吾此
特誅亂臣耳非有叛意也俄而細軍俱來救駕壽諭之
衆憚執中威名無敢動者獨閔中大漢軍統完顏喜羊
引所部五百人至皆為武藝所殺執中以喜羊驍勇召
其福海令招之喜羊大呼父母老賊欲叛朝廷何謂降
之復力戰自旦至午殺數十人身中數矢而死軍民相
殺血流滿地執中遂進入東華門允濟遣其子蔣玉詔
書投于門下募能中白身除大具尸世襲千戶軍民無
應者執中欲縱火焚門將軍合住啓之執中引兵入宮

侍衛皆散走進至大安殿允濟望見遙呼曰聖主令臣
何往曰歸舊府耳允濟入后宫邀其后俱出后留之曰
出被殺矣執中見其不至遣兵就執之併其妻子囚于
舊府遂召豐王珣之長子譚哲馬以御寶符二十六日
甲子夜執中遣內侍李監臣殺允濟于其府九月九日
丙午豐王至燕京執中率百官拜于道遂立為帝改元
貞祐降允濟為東海郡侯拜執中太師都元帥領三省
事封澤王韃兵至紫荆關距燕京二百里執中欲其兵
南至涿易乃聚兵擊之韃鞑破二百里執中之西欲渡
橋執中方病足乘車督戰韃兵大敗翌日再戰執中瘡

甚不能出遣邊左監軍高乞以統軍五千拒之失期不
至執中欲斬之珣以其有功諭令免死執中益其兵令
出曰勝則贖敗則誅誅無赦高乞出戰自晨至晚忽北
風大吹石揚沙不能舉目韃兵乘風縱火馳擊之高乞
軍大潰自度必為所殺遂引亂軍圍執中府突入其卧
內殺之退詣應天門待罪十月十五日辛亥珣以高乞
掌兵權不敢加罪盡收從執中弒逆之人殺之于是韃
鞬由其大酋撒沒喝圍燕京自引兵徇河東北山東諸
郡真祐二年本朝嘉泰七年韃鞬已破中原九十餘郡
復兵于燕京金王珣厚賂武沒真以允濟第四女小姐

姐者妻之又遣左丞相都元帥完顏福興為使韃鞬乃
歸河南統軍蒲撒七斤者奏乞從都開府珣從之命叅
知政事胥鼎為沿路排頓使其始霍王從彛者諫曰祖
宗山陵宗廟社稷百司庶府皆在燕京豈宜棄之而去
珣曰燕京乏糧不能應辦朝廷百官諸軍今暫往南京
俟一二年間糧儲豐足復歸未晚也從彛乞自督運珣
不從從彛憂憤成疾而死五月十日甲戌也十八日壬午
金主發燕京出麗澤門自涿保州中山府而南至真定
留幾月復自大明路由新衛州渡河以至開封肆赦境
內秋八月韃兵復回燕京分兵下中原州郡又遣使

開封索犒軍金銀等物皆與之明年五月二日辛酉韃
人破燕京都元帥完顏福興自到者有戶部令使郭
忠者蔚州人率山後軍民擊韃靼逐之虜人後名其軍
為花帽軍金人自阿骨打稱帝至是九十有八年而失
國兩河既為韃靼所擾山東畔之金人東阻河西阻潼
關地勢益蹙遂有南窺淮漢之謀兵端復起矣近傳金
虜南遷錄事恣差誤蓋南人偽為之今不取

丁亥三月廿九日申刻校

丙申九月廿二日辰刻校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第十九終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第二十

邊事

西夏招關

西夏十六
傳本末

夏國者其先拓跋氏也有思恭者唐僖宗時為夏州偏
將後以兵破黃巢功賜姓李氏拜夏州節度使思恭死
弟思諫代後梁時思諫死軍中立其子彝昌為留後因
而命之彝昌旋見殺軍中推其族父仁福為節度使封
朔方王唐明宗時仁福死子彝超立明宗遣人代之圍
之百餘日不克乃復以為節度使彝超死弟彝興立
國初遣使入貢太祖厚待之因帥以為定難軍節度使

封西平王傳子光獻孫繼筠繼捧太平興國中繼捧與

其部族不咸表獻夏綏銀宥四川之地其弟繼遷不從

居銀川以叛七年朝廷不能討乃用趙中令計復以繼

捧為節度使賜姓名趙保忠端拱元年繼遷為銀川觀察

使賜名趙保吉淳化二年既而二人合謀以叛遂命將俘

保忠以歸淳化五年繼遷尋進陷靈州真宗初立以陝西

困弊之久赦繼遷罪至道五年冬繼遷死子德明

立遂封德明西平王歲賜茶絹銀共六萬斤兩足景德三年

冬夏人之勢始盛仁宗寶元初德明之子元昊取西涼

七州地僭號稱帝寶元元年陝西沿邊屢覆大將朝廷卒

用韓魏公范文正公計冊元昊為夏國王增歲賜茶絹

銀二十五萬慶歷四年冬元昊死子諒祚秉常秉常之子乾順

繼立蓋前後叛服不常而神宗始用師于西方歷哲

宗徽宗遂斬奪其橫山之地又旁取熙河湟鄯以制之

西夏既衰而關陝亦困矣比金人渝盟乾順首與之合

裂取陝西沿邊諸城寨靖康元年及虜歸關河地而乾順遣

招撫使王樞至寨下李世輔執之獻紹興九年五月二

鳳翔即乾順俄死六月三日其子仁者立朝廷為樞密行府

與之通書六月四日樓仲輝時以僉書樞密院事出使

謂宜用且縱樞還使未須遣設今秋出沒決可支吾肚

謂宜用且縱樞還使未須遣設今秋出沒決可支吾肚

朝野雜記

二邊事

十七日奏詔從其請七月二十而羗人悖慢至欲與朝廷敵

為兄弟之國九年三月其後吳璘為宣撫使進兵取三路遣

間結之凡六七往終不報已而與虜人合奪我會州與

三十久之虞丞相撫蜀與其權臣任德敬結約甚王公

明再使遂以蠲書遺德敬約以夾攻會德敬伏誅羗人

得而上之范致能出疆虜人因以責我乾道六年其友不可

信如此初金人既併遼地乾順事之甚謹金人踵遼人

故事冊為夏國王歲時入貢逮今百年矣嘉定二年夏

人始為韃靼所攻遣使求援金主允濟新立不能救韃

靼至靈興而返夏人恨之金人亦為韃靼所擾勢益衰

夏國遂叛改元光定時辛未春矣光定之四年其左樞

密使吐蕃路都招討使萬慶義勇者令蕃僧滅波把波

賚螭書二九至西和州之岩昌寨欲與本朝合從犄角

恢復故疆番兵總管傅玪得而上之時嘉定七年七月

也董仁父初入蜀不之報由是虜訊中絕

韃靼款寨蒙國本末

韃靼之先與女真同種蓋皆靺鞨之後也其國在元魏

齊周之時稱物吉至隋靺鞨也在長安東北六千里東

瀕海離為數十部部有黑水白山等名白山本臣高麗

高滅唐滅高麗其遺人迸入渤海惟黑水完彊及渤海

盛靺鞨皆役屬之後為奚契丹所攻部族分散其居混

同江之上者曰女真混同江即乃黑水遺種也其居陰

山者自號為靺鞨唐末五代常通中國太祖太宗

朝各再入貢皆取道靈武而來及繼遷叛命遂絕不通因

為契丹所服役神宗嘗欲自青唐假道以招然卒不

能達也靺鞨之人皆勇悍善戰其近漢地者謂之熟靺

鞨尚能種秋稼以平底瓦釜煮而食之其遠者謂之生

靺鞨止以射獵為生無器甲矢惟骨鏃而已蓋以地不

產鐵故也契丹雖通其和市而鐵禁甚嚴及金人得河

東廢夾錫錢執劉豫又廢鉄錢由是秦晉鉄錢皆歸靺

鞨靺鞨得之遂大作軍器而國以益疆方金人盛靺鞨

歲時入貢金人置東北招討使以統隸之魏王既立靺

鞨忒沒真始叛自稱成吉思皇帝山東西河皆為所踐

而不能有也嘉平七年正月九日甲戌夜三鼓濠州鍾

離縣北岸吳圍舖有三騎渡淮而南水陸路巡檢梁寔

問所由三人者出文書一囊絹画地畫一冊云靺鞨王

子成吉思遣來納地請兵翌日守臣知之遣効用統領

李興等以本州不奉朝旨不敢受諭遣之又翌日遇諸廟

壘即笈送之而去先是有楊安兒者李全之嬖翁也見

金人政亂起兵叛之踐蹂山東數郡依山負海時出

時入韃靼既圍燕京不能下乃分兵徇山東地諸盜往往應之韃兵至濟南遣三十七騎護三人者以來又以三百兵送之過邳州奪舟渡河而西既為濠州所却路絕不得歸匿虹縣之白鹿湖中後三日縣遣人捕送泗州或謂三人者其一則韃靼通事其一則所虜金人莫州同知其一則漢兒也因遣邊吏後有似此者即驅去之違者從軍法且上其事于朝時沒忒真寔以強大然但居其故地而于燕雲置行省命其大臣撒沒喝領之所謂大帥國王者也其大將曰花樸鹿又有蒙國者在女真之東北唐謂之蒙兀部金人謂之蒙兀亦謂之萌

骨人不炎食夜中能視以魚皮為甲可捍流矢自紹興初始叛都元帥宗弼用兵連年宗弼即兀朮所卒不能

討分兵據守要害反厚賂之其酋亦僭稱祖元皇帝

至虜亮之時與韃靼並為邊患其來久矣蒙人既侵金

國得其契丹漢兒嬪女而妻妾之自是生子不全類蒙

人漸有火食至是韃靼乃自號大蒙古國邊吏因以蒙

韃稱之然二夷居東西兩方相望凡數千里不知何以

合為一名也蓋金國盛時置東北詔討司以捍禦蒙兀

高麗西南招討使以統隸韃靼而夏蒙兀所據蓋吳乞

買創業時二十七團寨而韃靼之境東接臨漢府西與

夏國為隣南拒靜川北抵大人國無城池屋宇但為氊帳擇便利水艸而居焉無耕織製皮為裘以牛羊為糧人皆狡獪堅忍嗜殺不知歲月以草青一度為一歲亦無文字每調發軍馬即結草為約使入傳達急于星火或破木為契上刻數劃各收其半遇發軍以木契合同為驗所謂生韃靼者又有白黑者之別今武沒真乃黑韃靼也與白韃靼皆臣屬於金虜每歲其王自至虜界貢場親行進奏金人亦量行答賜不使其境也金主璟之明昌元年庚戌本朝白韃靼王揖叔之弟殺其兄而自立揖叔之子白斡波方二歲金人取歸其國養之

黑水千戶家

泰和七年丁卯本朝開禧三年

春揖叔至環州進貢金乘

其無備殺之復立白波斡為王遣還國始白波斡在黑

水千戶家見其女悅之至是欲娶為妻璟不從白波斡

怨怒畔歸黑韃靼以此益強漸併諸戾地遂起兵攻河西

不數年河西州郡悉為所破又虜夏國之偽公主而

去夏人反臣事之大安三年春

辛未

本朝韃靼王忒

沒真入貢金主允濟將襲之事覺其秋韃靼始叛崇慶

二年春

癸酉本朝

遂犯燕京其秋允濟殺死

此以上事詳見女真

南徙韃靼忒沒真留大酋撒沒喝圍守燕京自將所降

事中

楊伯遇劉伯林漢軍四十六都統同韃靼大軍分為二

路攻取河北河東山東諸州郡伯遇者蔚州吏伯林者
 集寧海射士也是時中原諸路之兵皆僉往山後一帶
 防遏無兵可守悉僉鄉民為兵土城守禦韃靼盡驅其
 家屬來攻父子兄弟往之遙相呼認由是人無固志所
 在郡邑皆一鼓而下自 貞祐元年冬貞祐元年即崇
 慶二年至寧元
 也十一月至二年春正月凡破九十餘郡所破無不
 殘滅兩河山東數千里人民殺戮幾盡金帛子女牛羊
 馬畜皆席卷而去屋廬焚毀城郭邱墟矣惟大名真定
 青鄆邳海沃順通州有兵堅守未能破二月韃靼復還
 燕京燕京糧乏軍民饑死十四五金主珣遣人議和忒沒

真欲得其公主及護駕將軍十人細軍百人從公主童
 男女各五百綵綉衣三千載御馬三千匹金銀珠玉等
 甚衆又請丞相完顏福興為質珣 真遣人來選女時
 公主見在七人惟允濟少女小姐 最秀惠遂以予之
 又令珣鄉其國遙拜珣不敢又以撒沒喝圍燕京之允未
 嘗鹵掠欲得其犒軍金帛珣亦從之韃靼遂歸居庸關
 在燕京之北百一十里路隘隘守兵數萬欲俟韃兵歸
 而擊之而完顏興在軍中傳虜主命已與韃靼議和
 不許擅出兵于是無敢動者韃靼過關取所虜山東兩
 河少壯男女數十萬皆殺之遂引歸其年三月也五月

金主珣還汴都韃人聞之怒曰既和而遷是有疑心而不釋憾特以講和為疑我之計耳秋八月復引兵攻中原州縣冬燕京之亂軍亂叛與韃鞨共圍燕京三年春乙亥本朝東平之援兵五萬至安次遇鞑軍不戰而潰嘉定八年大名之兵八萬至固安亦潰散惟真定之兵四萬合保涿援兵一萬至施風寨與韃兵戰凡二百糧絕而敗自是內外不通其五月燕京破山東群盜大起楊安兒者本淄州皮匠也金主璟太和間殺人亡命為盜于太行有衆千餘璟招降之貸死流于上京及韃鞨入寇金人命為副都統軍令招必勝軍三千人迎敵而竄往山東

韓輿錄言

七

聚衆金人討之安兒與徒數人入海為舟師所殺又有郝人者名儀以貞祐二年春甲戌本朝據山東叛僭號大齊改元順天金人遣花帽軍生擒之磔于開封又有劉二祖者亦名盜也其女劉小姐亦聚衆數萬為花帽軍所破秋鞑兵自河東渡河攻潼關不能下乃由嵩山小路趨汝州遇山澗輒以鉄槍相鎖連接為橋以渡于是潼關失守金主急招花帽軍于山東十月韃兵至杏花營鉅汴京二十里花帽軍急攻之韃兵復取潼關自三門折津乘河水水合布灰引兵而渡自是不復出金主乃命平章政事胥鼎為大師專守關輔然陝西諸州間

明子建記

邊事

亦有為所破者惟燕南雄霸數州乃三閔舊地塘樂深阻韃兵不能入虜將張輔張進二人據信安軍以守之

北距燕山百八十里又有遼東宣撫使蕭萬如者本遼人乘女貞

之亂自立為帝據遼東七路欲引兵併燕晉代魏而有

之韃人不敢破也然韃人貪婪初無遠畧既破兩河赤

地千里人烟絕斷燕京宮室雄麗為古今之冠韃人見

之敬畏不敢仰視既而斥為亂兵所焚火月餘不滅其

所積貨財初無所用至以銀為馬槽金為酒甕大者重

數千兩俗鄙陋無君臣之別撒沒喝所居至用金飾龍

床足踏金杌子奢僭如此而征督不已燕人患之金主

珣南遷之後累遣使詣韃中求和雖未聽從而賂遺不

輟忒沒真憐其意欲許之而撒沒喝恥于無功堅持不

可沒真謂曰譬如圍場中獐鹿吾已取之矣獨餘一兔

汝累年不能取合遂舍之撒沒喝不從遣人諭金主曰

汝欲議和可去帝號稱臣當封汝為主而金虜之群臣

亦不從有言于珣願以死雪國恥者珣亦為之感憤也

遠事不可盡知姑識其畧忒沒真夏人書來以為特沒

真撒沒喝山東人或以為名摩猴羅以為名合謀理未

知孰是又云韃韃所遣渡淮三人其一乃河北士人張

三深云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第二十終

乾隆三十二年丁亥三月二十九日勅于保樂寓舍

右甲乙二集四十卷乾隆三十八年浙江巡撫三寶進鮑士恭家抄本
校勘精審因俱贗切四有明萬曆間趙瑋美

蔣繡谷深校乾隆丁亥鮑廷博傳校
乾隆四十二年丙申

九月廿六日甲午浦孟孔位函記





